



**THE IMPACT OF ACCOUNTING FIRM OWNERSHIP
STRUCTURE ON AUDIT QUALITY: AN ANALYSIS
WITH AUDITOR REPUTATION AS
A MEDIATING VARIABLE**

BY

LIJUN MU



**A THESIS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TERNATIONAL CHINESE COLLEGE**

**GRADUATE SCHOOL, RANGSIT UNIVERSITY
ACADEMIC YEAR 2024**



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分析研究

——以审计师声誉为中介变量



此论文为申请中国国际学院

工商管理专业研究生学历

之学术毕业论文

兰实大学研究生院

公历 2024 学年

Thesis entitled

**THE IMPACT OF ACCOUNTING FIRM OWNERSHIP
STRUCTURE ON AUDIT QUALITY: AN ANALYSIS
WITH AUDITOR REPUTATION AS
A MEDIATING VARIABLE**

by

LIJUN MU

was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Rangsit University
Academic Year 2024

Asst. Prof. Sun Xuemei, Ph.D.
Examination Committee Chairperson

Assoc. Prof. Yang Shuchen, Ph.D.
Member

Assoc. Prof. Chen Yinghui, Ph.D.
Member and Advisor

Approved by Graduate School

(Prof. Suejit Pechprasarn, Ph.D.)

Dean of Graduate School

April 25, 2025

致谢

行文至此，学术之旅的阶段性句号已然落下，而如何用审计的精准之尺丈量资本经济的复杂脉络，探寻破局之道，亦是亟待挥毫的田野新篇。感谢经济学原理中“沉没成本”概念的具身化实践，是那些无法撤回的选择塑造我决策韧性；感激文化休克周期表里每个低谷峰值，它们教会我如何用非母语重构自我认知体系。

感谢我的导师陈映辉教授，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导师以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厚的学术造诣，给予我专业的指导和宝贵的建议，使我能够不断完善自己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导师的言传身教，不仅滋养了我的学术生命，更传授我以专业素养迎接未来挑战的智慧。感谢老师们的耐心引导，使我能够摒弃浮躁，踏实前行。感谢学校提供的丰富学术资源和良好的学术环境，在这里，我完成了从知识的接受者到批判者、探索者的华丽转身。

最后，感谢走得很慢但一直在向前的自己；盼自己未来道路上“存高远之志，立独立之身，信所择之业，律自身之行，守纯粹之心”。愿我们前路漫漫亦灿灿，循梦而行，向阳而生。

母丽君

研究生

6603343 : Lijun Mu
 Thesis Title : The Impact of Accounting Firm Ownership Structure on Audit Quality: An Analysis with Auditor Reputation as a Mediating Variable
 Program :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Thesis Advisor : Assoc. Prof. Chen Yinghui, Ph.D.

Abstract

Audit quality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ensuring capital market stability while the property right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accounting firms influences audit quality through governance mechanisms, auditor independence, and risk-bearing capacity. Existing research suggests that partnership-based and limited liability accounting firms differ in incentive structures and reputational dynamics; however, their heterogeneous effects on audit quality and underlying mechanisms remain insufficiently explored. This study utilizes data from Chinese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2007–2023) to construct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integr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counting firm ownership structure, auditor reputation, and audit quality for empirical examination.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1) Partnership-based accounting firms exhibit significantly higher audit quality than their limited liability counterparts, with auditor reputation acting as a partial mediator; 2) These effects are particularly pronounced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firms with lower analyst coverage, and companies with superior internal control quality. Through detailed mediation analysis and rigorous robustness checks, this research enhances understanding of how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influence audit quality differences, offering actionable insights for emerging markets focused on audit profession modernization. The findings contribute to regulatory reforms, guide partnership structure improvements, and science-based auditor selection criteria.

(Total 103 pages)

Keywords: Ownership Structure of Accounting Firms, Auditor Reputation,
 Audit Quality

Student's Signature.....Thesis Advisor's Signature.....

6603343 : 母丽君

论文题目 : 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分析研究
——以审计师声誉中介变量

专业 : 工商管理硕士

论文导师 : 陈映辉副教授

摘要

审计质量对资本市场稳定至关重要，会计师事务所的产权组织形式通过治理结构、独立性及风险承担影响审计质量。现有研究指出合伙制与有限责任制会计师事务所在激励机制和信誉机制上存在差异，但其对审计质量的作用路径及异质性影响尚不明晰。本文基于2007-2023会计年度沪深主板数据，构建“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审计师声誉—审计质量”框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合伙制事务所审计质量显著高于有限责任所，审计师声誉发挥部分中介作用；2）该效应在国有企业、分析师关注度较低企业及内部控制质量较高企业中更为显著。

综上，本文研究不仅揭示了产权组织形式影响审计质量的作用机制，还通过引入审计师声誉中介变量拓展了理论边界，为审计市场监管政策优化、事务所治理结构升级及企业选聘审计机构提供了经验证据。

（共103页）

关键词：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审计师声誉、审计质量

学生签字.....指导老师签字.....

目录

	页
致谢	i
英文摘要	ii
中文摘要	iii
目录	iv
表目录	vi
图目录	viii
第 1 章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	1
1.2 研究目的	3
1.3 研究意义	4
1.4 研究内容及方法	6
1.5 研究框架	7
1.6 可行性分析	9
1.7 创新之处	11
第 2 章	
文献综述	13
2.1 概念界定	13
2.2 理论基础	20
2.3 文献综述	25
2.4 研究评述	32
第 3 章	
研究假设与研究设计	35
3.1 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审计师声誉与审计质量的关系研究	35

目录 (续)

	页
3.2 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	37
3.3 研究假设	39
3.4 研究模型	42
3.5 变量定义与测量	42
3.6 研究模型设计	48
第 4 章 实证分析	50
4.1 研究样本和数据来源	50
4.2 描述统计分析	51
4.3 相关性分析	53
4.4 回归结果分析	56
4.5 稳健性检验分析	63
4.6 中介效应分析	66
4.7 异质性分析	76
4.8 假设检验结果	87
第 5 章 研究结论与启示	89
5.1 研究结论	89
5.2 研究启示	91
5.3 不足与展望	92
参考文献	94
个人简历	103

表目录

表	页
表 1.1 会计师事务所细分结构	3
表 3.1 研究假设表	41
表 3.2 变量定义表	46
表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表	52
表 4.2 相关性分析表 1	54
表 4.3 相关性分析表 2	55
表 4.4 VIF 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表	56
表 4.5 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与审计质量的回归分析表	58
表 4.6 审计师声誉与审计质量的回归分析及稳健性检验表	60
表 4.7 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与审计师声誉的回归分析及稳健性检验表	62
表 4.8 OF 对 RESTATE 的直接效应表	66
表 4.9 OF 对 AD 的直接效应表	67
表 4.10 OF 对 COST 的直接效应表	67
表 4.11 OF 对 ROH 的回归分析表	68
表 4.12 OF 对 INC 的回归分析表	69
表 4.13 OF 对 CPA 的回归分析表	69
表 4.14 ROH 对 RESTATE 的回归分析表	70
表 4.15 INC 对 RESTATE 的回归分析表	71
表 4.16 CPA 对 RESTATE 的回归分析表	71
表 4.17 表 4.16 ROH 对 AD 的回归分析表	72
表 4.18 INC 对 AD 的回归分析表	73
表 4.19 CPA 对 AD 的回归分析表	73
表 4.20 ROH 对 COST 的回归分析表	74

表目录 (续)

表	页
表 4.21 INC 对 COST 的回归分析表	74
表 4.22 CPA 对 COST 的回归分析表	75
表 4.23 中介效应表	75
表 4.24 被审计客户产权形式的异质性分析表 (H1)	78
表 4.25 分析师追踪数量的异质性分析表 (H1)	79
表 4.26 内部控制质量的异质性分析表 (H1)	80
表 4.27 被审计客户产权形式的异质性分析表 (H2)	81
表 4.28 分析师追踪数量的异质性分析表 (H2)	82
表 4.29 内部控制质量的异质性分析表 (H2)	83
表 4.30 被审计客户产权形式的异质性分析表 (H3)	84
表 4.31 分析师追踪数量的异质性分析表 (H3)	84
表 4.32 内部控制质量的异质性分析表 (H3)	85
表 4.33 假设检验结果表	87

图目录

图	页
图 1.1 研究框架图	8
图 2.1 审计服务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图	21
图 2.2 中国审计市场参与方的主要监管模式图	24
图 3.1 研究模型图	42



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1.1 两权分离，审计需求产生

现代企业制度两权分离的结构性变化，导致股东与管理层目标的不一致，从而引发代理问题（La Porta, Lopez-de-Silanes, Shleifer, & Vishny, 2000）。企业管理者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可能会采取机会主义策略，进而损害股东权益，使股权结构面临道德风险，这被称为传统代理冲突。由于西方资本市场股权分布较为分散，其代理问题主要体现在所有者与管理层之间的利益矛盾（Jensen & Meckling, 1976）。近年来，公司治理领域的研究表明，股权逐渐呈现集中化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传统代理问题，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即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具体而言，大股东可能会利用自身的控制权，以牺牲中小股东利益为代价来获取更大利益。这种情况在法律体系尚不完善、市场信息不透明以及监督机制薄弱的经济环境下尤为突出。大股东可能采取多种方式，如操纵资产评估、进行关联交易、实施并购重组、违规担保、占用企业资金或进行高额现金分红等，以实现其私利，而这些行为最终都会影响审计需求的增长和质量的提升。

1.1.2 中国审计市场背景

中国的注册会计师制度起源于 20 世纪初，但由于计划经济的长期影响，该行业的发展一度停滞。直到 1980 年至 1991 年，在国务院及财政部的推动下，注册会计师制度逐步恢复，并在法律法规的支持下实现重建。2007 年，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提出深化行业改革，推动事务所向规模化、专业化及国际化方向发展，

同时，各地方政府通过财政激励政策，扶持本土事务所做大做强，以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2009 年，财政部进一步出台相关政策，促进审计行业发展的政策，推动会所的兼并重组，使行业从高度分散状态向更具规模的专业化机构转变（曾亚敏 & 张俊生，2010）。截至目前，中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已取得显著进步，其整体审计质量较改革前明显提升，并逐步形成行业品牌与市场影响力（李晓慧，曹强，& 孙龙渊，2016）。

1.1.3 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转制背景

在 1980 年至 1991 年期间，中国大部分会计师事务所仍处于政府或事业单位的附属管理模式。这种体制使审计师的独立性和执业动力受到较大限制，同时也影响了市场竞争的公平性。1998 年，财政部主导实施“脱钩转制”改革，正式推动会所的产权架构变革，增强其市场化运作能力。

1993 年 10 月 31 日，人大常委会审议并通过《注册会计师法》，规定会计师事务所可选择普通合伙制或有限责任制两种组织形式。改革完成后，出于降低法律风险及减少潜在责任的考虑，大多数事务所更倾向于采用有限责任制。截至 2010 年 7 月，全国 6,892 家会计师事务所中，有限责任制会所约占 64%，普通合伙制事务所占比约 36%。

2010 年 7 月 21 日，财政部联合工商总局发布《关于推动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提出会计师事务所应坚持“规模化、专业化发展”战略，要求中型事务所需在 2011 年底前完成向特殊普通合伙制的转型，同时规定大型事务所必须在 2010 年底前完成转制。

2012 年 1 月，中国财政部与证监会联合发布《关于调整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申请条件的通知》，要求所有具备证券资格的事务所必须转换为普通合伙制或特殊普通合伙制，否则证券资格将被取消。在该政策出台前，中国 40 家拥有证

券资格的事务所均采用有限责任制。此项改革属于立法强制推动，事务所并无自主选择权。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全部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共 40 家均已完成转制。

根据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中国会计师事务所共有总 9,305 家。其中：普通合伙制会所共 5,523 家，占比为 59.36%；有限责任制会所共 3,658 家，占比 39.31%；特殊普通合伙制会所共 101 家，占比为 1.09%，个人独资会所 23 家，占 0.25%；如表 1.1 所示。

表 1.1 会计师事务所细分结构表

事务所产权形式	数量（家）	占比比例（%）
特殊普通合伙制	101.00	1.09
普通合伙制	5,523.00	59.36
有限责任制	3,658.00	39.31
个人独资事务所	23.00	0.25
合计	9,305.00	100.00

数据来源：中注协官方数据整理

截至 2024 年度，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主要采用两类执业主体架构：合伙制执业机构与有限责任公司制执业机构。前者系由具备执业资格的注册会计师通过签署合伙协议并共同注资组建，属于典型的人合性组织形态；后者则需满足资质要求的注册会计师或法人实体作为发起方，经主管部门审批后依法设立，具有显著的资合性特征。现行制度框架下，行业同时存在个人独资型、普通合伙型及特殊普通合伙型等补充性组织形态，共同构成多层次的市场服务体系。

1.2 研究目的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广泛探讨了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结构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Watts and Zimmerman（1986）指出，产权结构直接影响审

计师的专业胜任能力及独立性。逯颖（2008）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合伙制事务所相较于有限责任事务所，更有动力提升审计质量，因为合伙制更能增强证券市场对审计师专业独立性的认可。曾颖和叶康涛（2005）则专注于审计师声誉的研究，他们发现，高代理成本的企业通常倾向于选择审计质量更高的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即使需要支付较高的审计费用（王艳艳，陈汉文，& 于李胜，2006）。

综合所述，会计师事务所的产权结构主要从两个维度影响审计师的审计行为：一方面，不同组织模式决定了事务所的责任承担方式，从而影响其审计风险水平；另一方面，产权结构关系到审计师的独立性及专业能力，进而决定其审计质量和市场声誉。因此，不同形式的事务所所聘用的审计师可能在风险承担、信誉积累及审计质量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基于此，本文借鉴现有研究，对合伙制和有限责任制两类事务所的产权结构、审计师声誉及审计质量进行实证分析。通过构建统计模型，研究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结构如何影响审计质量，并探讨审计师声誉在二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此外，本文还从被审计客户的角度出发，分析产权组织形式在不同企业属性（如产权性质、分析师关注度及内部控制质量）下的影响差异，以进一步丰富审计质量的研究框架。

1.3 研究意义

1.3.1 选题意义

由于现代企业普遍存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现象，企业管理者和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日益凸显。为了降低管理层可能带来的代理风险，独立外部审计被视为一种重要的治理机制。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要求，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需经专业审计，以确保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然而，近年来，如康美药业、康得新、蓝田股份、恒大地产等企业的财务造假事件频繁发生，暴露出会计师事务所在市场压力下可能出现审计合谋的问题。故，如何规范审计行业，提高审计师声誉溢价的合理性，确保审计报告的质量，并优化审计市场结构，成为当前理论和实践领域共同关注的核心议题。

1.3.2 理论意义

在理论层面，本文主要研究意义包括：第一，本文探讨了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结构与审计定价之间的关系，对审计质量研究进行了拓展；第二，本文从约束机制的视角分析事务所产权结构对审计师声誉的影响。由于不同组织形式的利润分配规则和内部管理模式存在差异，对事务所控制成本、提高审计效率及监督机制的作用也有所不同，从而影响审计师的职业声誉。第三，本文通过构建“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审计师声誉—审计质量”的分析框架，并采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验证审计师声誉在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与审计质量之间的中介作用。第四，本文的研究数据涵盖2007年至2023年的沪深主板上市公司财务报告，时间跨度较长，且覆盖了COVID-19疫情前、中、后的市场变化。因此，该研究的结果更具现实适应性，并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更加完整的分析视角。

1.3.3 现实意义

在从应用层面，本文主要研究意义包括：第一，在法律监管不完善、执法成本较高的市场环境下，非正式制度在中国经济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审计师声誉作为一种关键的非正式约束机制，在提升审计质量、维护资本市场秩序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厘清审计师声誉如何影响企业审计信息披露质量，将为政府监管部门提供政策制定依据，并进一步优化审计行业的治理体系。第二，随着中国审计准则不断向国际标准靠拢，产权组织形式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值得进一步探讨。本文基于2007 - 2023会计年度沪深主板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一方面帮助投资者和企业管理层合理选择审计机构，另一方面评估事务所产权结构调整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为行业发展提供实证支持。第三，在“事务所被动转制”的政策背景下，本研究分析了审计师声誉如何在产权组织变革与审计质量之间发挥调节作用。这一分析不仅为事务所制定战略决策提供参考，也有助于事务所通过品牌建设和声誉管理提升市场竞争力。

1.4 研究内容及方法

1.4.1 研究内容

本研究聚焦审计主体产权制度安排的理论结构，以委托代理模型、声誉理论、责任保险假说、供需均衡原理及信息势差理论为分析基础，建构“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审计师声誉——审计质量”的研究框架，并考察审计师声誉在其中的中介效应。实证样本数据覆盖2007 - 2023会计年度沪深主板上市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告，通过数据筛选与内生性控制提升结论的生态效度，以确保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现实适用性。其学术价值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为市场参与者甄别审计服务主体提供决策参照系；二是为监管层推进审计行业“专业化精进”改革，完善声誉溢价形成机制供给战略优化路径。

1.4.2 研究方法

1.4.2.1 档案式研究法

本文采用档案研究法，即利用非学术目的收集的数据进行研究。本文研究数据来源包括国泰安（CSMAR）、WIND、CNRDS、RESSET和EBSCO等数据库中披露的2007-2023会计年度的沪深主板上市公司，涵盖上市企业的财务报表、年度审计报告、经营数据及分析师跟踪信息。此外，本文结合深圳DIB数据库的“内部控制指数”数据，进行异质性分析，以确保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1.4.2.2 数理统计法

数理统计法，是指对变量之间关系进行定量描述的科学统计分析方法。本文综合运用EXCEL 2010、Stata 18.0等工具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本文通过描述性统计说明各变量的分布情况；通过回归分析对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审计师声誉和审计质量的相关关系；通过变量替代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此外，本文引入异质性分析，考察产权组织模式在不同被审计客户（如产权结构、分析师追踪人数、内部控制质量）下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机制。

1.4.2.3 线性因果关系分析

基于上述的档案式研究及数理统计，结合本文研究假设构建“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审计师声誉——审计质量”的研究框架，使用软件工具Stata 18.0进行线性回归分析，构建因果关系模型，并结合路径分析方法，验证产权组织模式对审计质量的直接影响及审计师声誉的中介作用。

1.5 研究框架

本研究基于2007 - 2023年会计年度沪深主板上市公司的数据，首先探讨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审计师声誉在其中的中介效应。在此基础上，结合企业自身属性，研究产权组织模式如何在不同审计需求环境下发挥作用。本研究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研究框架如图1.1所示：

第一部分为绪论。本章通过分析两权分离导致的审计需求、中国审计市场的发展变迁以及事务所产权组织改革背景，系统阐述研究问题。同时，明确本研究的目的、理论及现实意义，并详细介绍研究方法、可行性及创新点。

第二部分为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首先，通过回顾相关理论和全球学者研究经验，特别关注会所转制背景下合伙制事务所和有限责任制事务所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对“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审计师声誉、审计质量”进行衡量和概念界定。其次，介绍委托代理模型、声誉理论、责任保险假说（深口袋理论）、供需均衡原理及信息势差理论等理论基础。最后，根据上述分析，对各变量的研究现状进行文献综述。

第三部分为研究假设及研究设计。首先，通过文献研究学界对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审计师声誉、审计质量的研究和相关假设进行文献评述，分析各变量间的关联性，构建研究模型，为实证研究提供理论支持。其次，构建“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审计师声誉——审计质量”的研究框架，分析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机制，验证审计师声誉在二者之间的中间

效应。最后，根据构建的研究模型，提出研究假设并阐述论文的假设提出过程。

第四部分为实证检验与分析。首先，根据上述文献综述，简要介绍样本的选取以及部分样本被剔除的原因，解释实证模型中所有变量的选择依据，并搭建研究设计量表。其次，对实证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以及相关分析，得出初步结论与预期基本一致。最后，对初步研究结果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中介效应分析、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进一步验证理论推导的正确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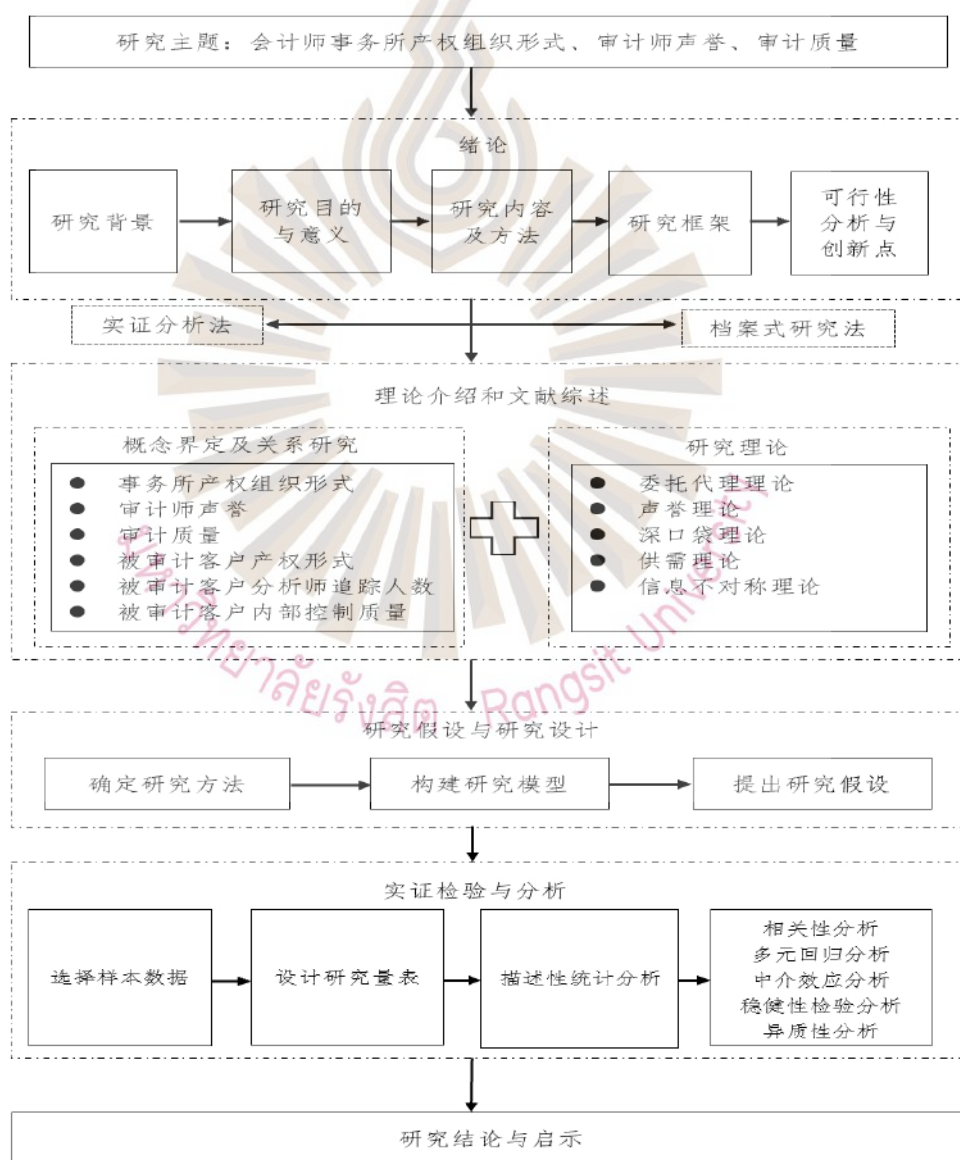


图1.1 研究框架图

第五部分为研究结论与启示。结合前述实证结果，表明相较于有限责任制，合伙制会所的审计师声誉更高，在审计过程中更倾向于保持专业审计态度，采用更高效全面的审计方法，以保证高质量的审计报告。该研究结果不仅为企业利益相关者提供了年报审计事务所选择的依据，也为中国会所实施“做精做专”战略，形成品牌声誉，提升核心竞争力提供了理论技术参考。

综上，本文的核心目标是探讨事务所产权模式如何通过审计师声誉影响审计质量，并进一步研究该机制在不同企业环境下的适用性，以期对事务所治理优化、审计监管改革及企业决策提供实证依据。

1.6 可行性分析

1.6.1 数据可得性与可靠性

本文基于2007–2023会计年度沪深主板上市公司的审计数据，具有高度的公开性和可靠性。数据来源包括国泰安（CSMAR）、WIND、CNRDS、DIB、RESSET等专业数据库，涵盖企业财务报表、年度审计报告、股权结构及市场表现等信息。这些数据不仅保证研究结果的准确性，还增强其代表性和外部适用性。

1.6.2 理论基础的适用性

本文所依赖的理论框架，如委托代理理论、声誉理论、深口袋理论、供需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已在审计与会计研究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并被证明能够有效解释会计师事务所产权模式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机制。这些理论的成熟性确保研究假设的科学性，并为分析路径的合理性提供理论依据。。

1.6.3 分析方法的可操作性与精确性

本文所采用的档案式研究法和实证研究方法，具有较高的可操作性（阙祥才，2016）。通过文献研究和档案式研究法对已有文献和数据进行梳理，可以形成明确的研究假设；而通过实证研究，可以利用多元回归分析、中介效应分析等方法对假设进行检验。这些方法在财务和审计领域的研究中已被广泛应用，其分析工具

如EXCEL、Stata等软件也相对成熟且操作便捷。研究设计和数据处理方法的可行性和精确性为本文的研究流程提供了有力保障。

1.6.4 研究对象的典型性与代表性

本文选择沪深主板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具有显著的代表性，这些公司不仅覆盖中国资本市场的主要行业，还代表了不同规模和治理结构的企业类型(郭鹏飞, 杨朝军, & 孙培源, 2004)。因此，本文研究对象的多样性使得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的外部有效性，不仅能够反映中国审计市场的整体情况，还能够为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从而提高研究结论的普适性。

1.6.5 研究的创新性与商业应用价值

本文创新性地将会计师事务所的产权组织形式与审计师声誉相结合，探讨其对审计质量的影响。这一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填补了审计研究领域的空白，也为会计师事务所和企业管理者在选择审计服务提供商时提供了新的决策依据。本文从被审计客户为出发点，从“产权组织形式、分析师追踪人数和内部控制质量”将样本进行分组，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机制。上述研究结果可作为企业管理者根据企业特有性质选择恰当会计师事务所的依据。此外，研究结果可以帮助事务所优化组织结构、提升市场竞争力，进而提高其在资本市场中的声誉和影响力。

1.6.6 潜在挑战与应对策略

尽管本文具有较高的可行性，但仍可能面临一些挑战，如数据的完整性、变量之间的共线性问题、外部环境变化对研究结果的影响等。为应对这些挑战，本文将通过VIF多重共线性检验和变量替代法，确保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和可靠性。此外，研究过程中还将通过广泛的文献查阅和理论分析，不断完善和修正研究假设，以适应实际审计环境的变化。

综上所述，本文在数据获取、理论基础、方法应用、研究对象选择、创新性

及实际意义等方面均具备较高的可行性。潜在的挑战亦能够通过适当的应对措施加以解决，从而确保研究目标的顺利实现。

1.7 创新之处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研究视角的创新。本文通过整合2007 - 2023会计年度（覆盖疫情爆发前、持续期与恢复期三个阶段）沪深主板上市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数据集为样本，通过对特殊时期审计质量影响机制的纵向考察，为“后疫情时代”审计行业制度变革与适应性转型提供了实证依据。

研究思路的创新。一是审计质量衡量标准的创新，现有学者大部分从企业错报角度选取财务重述或从会计师事务所舞弊角度选取审计延迟进行单一角度衡量审计质量，本文采用多维度指标，以提高研究的全面性和科学性。二是研究模型的创新，本文提出“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审计师声誉—审计质量”的分析框架，探讨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并构建中介效应模型，验证审计师声誉在其中的中介作用，这一研究在学界均具有一定创新性。特别是在当前中国审计市场结构调整的背景下，研究结果对于优化审计市场结构、提高审计质量、强化审计师声誉管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实证研究分析方法创新。现有学者研究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机制大部分都选择进行描述性分析、相关性分析和回归性分析，以验证理论机制的正确性。本文以被审计客户为出发点，增加“产权组织形式、分析师追踪人数和内部控制质量”三方面的变量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上述影响机制在不同性质的被审计客户之间是否存在差异，以期观测实证结果与理论结果是否符合，进而证明理论机制的正确性。

多样性策略分析创新。本文分别站在企业利益相关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师和政府单位对研究结果进行多样性分析，对中国审计行业的未来发展进行前瞻性分析，不仅为上述相关者提供了实证依据，也对企业及事务所决策者、审计师和政策制定者提供多样发展和选择依据。



第 2 章

文献综述

2.1 概念界定

2.1.1 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

中国审计市场现行法律框架下，执业机构存在两类法定组织形态：有限责任形态与合伙形态。后者依据《注册会计师法》可解构为常规合伙与特殊合伙两种亚型。目前，有限责任制在中国资本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合伙制事务所尽管数量可观，但整体规模相对较小。从事务所责任承担模式来看，有限责任制审计师仅以实缴资本为限承担债务清偿义务，具有资产风险隔离特征；合伙制合伙人则需对执业风险引致的全部债务承担非限定性连带责任。这种制度差异导致行为模式分化：合伙制审计师更注重声誉资本积累，其审计报告修正频率更低，相应审计质量更高。

2.1.1.1 普通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

该形态会所要求至少两名具有五年以上执业经验的注册会计师组建合伙契约联盟。普通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与特殊普通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的主要区别在于：一是，责任穿透机制。合伙人需对机构所有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包括其他合伙人的执业过失。相较之下，特殊合伙制建立责任隔离墙，仅要求合伙人对自身重大过错承担无限责任。二是，准入性规制。普通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申请置业许可，需具有2名及以上合伙人，合伙人持有注册会计师有效执业资格，通过职业道德合规性审查且具备三年以上重大项目审计经验。而特殊普通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需要具有15名以上由注册会计师担任的合伙人构成决策委员会和60名以上的注册会计师团队；此外，需要设立不低于注册资本30%的风险储备基金。

除上述差异外，两类合伙制在内部控制系统、执业场所标准及质量监管体系等维度具有法定一致性。这种制度设计既保持治理基准的统一性，又实现风险承担机制的差异化配置。

在中国特有的资本市场上，普通合伙制的会计师事务所责任分担和治理结构上具有一定的优势，有助于提升事务所的审计质量和专业水平。普通合伙制模式的责任约束更为严格，这促使合伙人更加谨慎执业，以避免事务所因审计失误而遭受经济损失或声誉受损（王勇，2014）。

2.1.1.2 有限责任制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责任制会计师事务所是一种以股份制模式运作的机构，采用资本聚合型运作范式，由发起事务所的股东认购股份，并以其认缴股本为债务偿付上限，同时事务所也以其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即仅以其对事务所的出资额为限对事务所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事务所对外赔偿不涉及股东的个人财产。事务所成立的发起人较多，每个持有股份的发起人所承担的责任和风险都是有限的，主要以持有股份的数量作为标准。由于资本积累较快，该模式下的事务所更易实现大规模发展（郭延亮，2019）。该形制会计师事务所主要拥有以下特征：一是，风险隔离属性。股东以其认缴出资额为限承担债务清偿义务，个人资产与机构债务实现法律隔离，形成“资本护城河”效应。二是，规模弹性机制。事务所股东人数的多少直接影响事务所的规模，股东人数多，资金充裕，事务所规模相应扩大。三是，股权流通优势。事务所股东可依据《证券法》自由实施股权转让，无需缔约方合意，这种制度安排虽增强资源配置效率，但可能影响团队稳定性，其核心审计师流动率较高。四是，风险意识分化。有限责任约束降低审计师违规成本，导致执业谨慎度下降。有相较于合伙制，该形制事务所的审计师责任意识相对较低，可能影响审计质量（蔺素芳，2020）。

综上，有限责任制模式有助于事务所迅速聚集资本，形成规模化发展，但因审计师个人责任相对较低，可能导致对注册会计师的不谨慎执业行为缺乏威慑力，

进而对事务所审计质量的产生影响。

2.1.1.3 特殊普通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是一种特殊化的组织形式，主要将普通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和有限责任制会计师事务所的优势进行合并，当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时，为更好地保障无过错合伙人的合法权益，限制了其担负责任的范围和程度；当过失程度较轻时，为展现合伙制文化，又强调合伙人风险共担。该形制的会计师事务所，更真实合适的度量合伙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旨在合伙人和事务所结构之间的责任划分（原红旗 & 李海健，2003）。该形制会计师事务所主要拥有以下特征：一是，责任分担。合伙人对事务所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但仅限于其自身的过错或重大过失，其他合伙人则仅承担有限责任。这种责任分担机制既能确保合伙人对其行为负责，又能保护其他合伙人的利益。二是，合伙人数量较多和资质较高。特殊普通合伙制的会计师事务所通常要求有较多的合伙人和注册会计师；《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24号），指出特殊普通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申请执业许可时，需要具有15名以上由注册会计师担任的合伙人构成决策委员会和60名以上的注册会计师团队。三是，内部治理结构完善。特殊普通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需设立首席合伙人，对事务所的整体管理和执业质量负责。首席合伙人对事务所的执业质量负主要责任，审计业务主管合伙人对具体业务项目的审计质量负直接责任。事务所还需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和质量控制体系，以确保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四是，执业行为更加规范。特殊合伙制的会计师事务所的设立和运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和相关法规。这些法律法规为会计师事务所运营提供法律保障，同时规范事务所及审计师的执业行为（孙方社，2016）。

综上，在特殊普通合伙制组织形式的作用下，每个合伙人对事务所责任和风险承担是有限的，但是在审计过程中，对自身责任和风险的承担是无限的。因此，审计师为提升自身的发展，不断提高自身审计素养和专业能力，树立较强的责任意识 and 风险意识，进而强化事务所的整体审计质量、打造更优质的事务所品牌声

誉。

2.1.2 审计师声誉

审计师声誉是指审计客体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对审计主体及其事务所履行职业道德规范活动和股权权益保险者形象的整体认知评价。该概念表明，审计师声誉反映了市场对其职业能力和道德水准的综合评价，也体现资本市场对审计服务质量的认可。审计师声誉的定义基于评价主体的不同，可分为两类：一是，从广义的层面上看，它涵盖会计师事务所品牌声誉以及审计师执业声誉。二是，从狭义的层面上看，仅指特定审计师的个人声誉。本文中所提及的审计师声誉均指广义层面上的审计师声誉。

审计师声誉受到监管环境、行业专有化、审计质量、媒体舆论和法律约束等因素的影响。高声誉审计师能够减少财务舞弊风险，提升信息透明度，从而提升审计质量（王帆，2012）。

审计师声誉机制包括形成机制、作用机制、毁损机制与修复机制。形成机制是指审计师通过高质量的审计服务和职业道德、恰当的审计结论建立声誉；作用机制指高声誉的审计师能够获得市场溢价和高质量客户；毁损机制则是当审计师行为不当时，其声誉会受到损害；修复机制则是审计师通过改进服务和加强职业道德来恢复声誉（王帆 & 张龙平，2012）。

审计师声誉同时也是资本市场对会计师事务所在过去时间里所开展审计业务的过程和结果的反应，是现有客户与潜在客户对其整体的想法及意见。由此可见，审计师声誉对于事务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会计师事务所的良好口碑和品牌可以提高会计师事务所对客户的议价能力，从而带来颇高的审计收费（许钊 & 张立民，2016）。

2.1.3 审计质量

广义上的审计质量，是指审计工作过程及其结果的优劣程度，包括管理工作和业务工作的总体质量。狭义上的审计质量，是指审计业务工作的质量，即审计项目的质量，包括项目选项触达、立项协议、预审准备、过程实施、审计报告、归档保存等审计工作环节的效果和达成审计目标的程度。

本文中，审计质量专指在审计过程中，审计师找到存在的问题并能够如实报告这种重大问题的综合指标。一方面，该指标主要关系到其本身的专业素养能否找到报表中存在的较大错报；另一方面，也是考察审计师能不能秉承超然独立的态度公平公正反映在审计报告并公布。综上，审计质量的高低是由于审计师的专业胜任能力和独立性两方面来决定的。

由于审计质量难以直接观察，学者们通常通过审计意见类型、盈余管理程度、审计延迟、财务重述及审计收费等代理变量进行测量。事务所规模亦可作为替代衡量标准之一。

2.1.4 审计延迟

审计延迟，是指企业会计年度资产负债表日与审计报告签署日之间的时间间隔。2005年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SEC）强制要求，企业财务报告必须在会计年度截止日后的60日之内报出。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将财务报告公布的时间限制为资产负债表日后的6个月内；澳大利亚证券投资监察委员会（ASIC）则将其限制为资产负债表日后的4个月内。中国《公司法》规定，年度财务报告的公布日期不能晚于次年的4月30日。

审计延迟作为量化指标，不仅可以衡量审计质量，还可以揭示被审计单位财务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审计报告日越晚，审计延迟相应越长，利益相关者获取信息就会存在滞后性，影响投资者决策，降低审计报告的市场价值。

根据中国《公司法》规定可知，信息延迟（即资产负债表日至财务报告披露日）可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审计延迟（即资产负债表日至审计报告日）；二是、披露延迟（即审计报告日至财务报告披露日）。相较于披露延迟而言，信息延迟的长短更多取决于审计延迟。

本文出于上市公司尽早披露财务报告能增加报告对信息使用者的价值方面进行考量，采用“审计延迟”来描述审计报告披露时间的早晚。

2.1.5 财务重述

由于各国国策特征和资本市场发达程度不一，各国学者对财务重述的定义也有所区别。其中，西方资本市场发达，多以2005年5月，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公布的 154 号财会准则明确定义财务重述，即：财务重述是对先前发布的财务报告进行修改和补充，以反映更正这些报告中存在的差错的过程。中国对财务重述的研究起步于21世纪初，对其定义主要参考魏志华和王毅辉（2007）的观点。财务重述可能导致企业声誉受损、市场准入受限及信用评级下降，对资本市场产生负面影响。此外，多数学者研究指出，财务重述的发生会引起资本市场的负面反应，造成资本市场的损失，并给上市公司带来诸如公司声誉受损、资本市场进入受阻、企业信用评级降低等不利企业发展的后果。

综上，本文参考DIB数据库和中国现有学者的研究，将财务重述定义为上市公司由于先前对外公布的财报存在错误或误导性信息而对财务报告进行的重新表述的行为。

2.1.6 审计收费

审计收费，是指审计主体（即审计师）在提供审计服务后，向审计客体（被审计单位）收取的用于弥补覆盖审计主体付出的成本（包括人力成本、时间成本等可衡量性成本）的费用。对会计师事务所而言，审计收费不仅是主要收入来源，更是事务所之间有效市场竞争手段，审计收费的高低不仅影响事务所自身的生存

发展，更对审计服务行业和资本市场的经济秩序稳定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审计收费的主要影响因素有：

一是审计服务成本与工作量；审计成本和审计工作量越大，会计师事务所收费越高。

二是事务所预期损失；事务所预期损失主要是指，在审计失败的情况下，事务所面临的诉讼风险、声誉损失和市场占有等方面的损失。上述潜在的审计损失激励事务所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最终反映为事务所通过采取恰当的审计流程和可容忍错报，以期提升审计服务质量，进而减少会所潜在审计损失，故需向被审计单位制定较高的收费标准。

2.1.7 被审计客户产权形式

广义上的企业产权形式度是指企业的产权制度，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它决定企业财产的组织结构和经营机制。其中上市公司产权属性即企业所有制类型，主要根据其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进行区分为“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集体企业、公众企业”。本文中，被审计客户产权形式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

2.1.8 被审计客户分析师追踪人数

分析师是资本市场重要的外部监督力量，分析师追踪人数和关注度的高低会对企业及会计师事务所带来一系列影响。广义上，企业分析师追踪人数包含分析师追踪数量和分析机构追踪数量。本文，被审计客户分析师追踪人数专指分析师追踪数量，不包含分析机构追踪数量。

2.1.9 被审计客户内部控制质量

企业内部控制是由企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员工工会

和全体员工实施的、旨在实现控制目标的过程。内部控制质量是指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制度，能够提供企业内部沟通的速度并能够有效改善内部治理环境，及在识别出问题后快速反应的能力。

2.2 理论基础

2.2.1 审计服务的特征

审计服务具有双重属性：一是，审会计师事务所作为服务提供方，上市公司作为购买方，双方通过合同约定审计服务。然而，与普通商品不同，审计服务依赖客户与事务所的协同合作。然而，与普通商品不同，审计服务的完成依赖于客户与供应商之间的互动与合作，而一般商品的生产与消费过程通常是相互独立的。二是，审计服务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与传统商品不同，消费者可以依托自身经济状况和需求选择不同质量的产品，但审计服务同时具备公共产品的特征，这主要由审计服务的受众决定。虽然上市公司直接购买审计服务，但审计报告的使用群体远超企业自身，包括股东、债权人、监管机构及社会公众。因此，审计质量直接关系到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市场化审计服务也可能引发利益冲突，若事务所完全以盈利为导向，可能导致审计合谋，影响信息披露的公正性。

2.2.2 委托代理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由Jensen and Meckling等经济学家于1976年提出，旨在解释股东（委托人）与管理层（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由于管理层掌握企业运营的内部信息，股东难以直接监督其行为，从而引发代理问题。在审计市场中，外部审计的核心功能是降低信息不对称，通过提供高质量的财务信息，提高资本市场的透明度。外部审计作为一种监督机制，可有效遏制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减少盈余管理或财务舞弊（如图1.2所示）。由于信息不对称的普遍存在，代理人可能会通过盈余管理或利润操纵等手段获取私利，而委托人往往难以察觉，或即使有所察觉，也因对企业运营了解不足而难以治理。这正是外部审计存在的意义所在，它作为一种有效的外部监督工具，用于限制代理人的行为。此外，委托人还

可以通过股权激励、设立内审部门以及岗位间的相互制衡等手段约束代理人行为，但这些措施与外部审计并不冲突。作为独立于企业外部的监督手段，外部审计更加客观，其质量直接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潜在问题，有效约束代理人的投机行为。审计在委托代理理论中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审计质量上，高质量的外部审计不仅能降低企业的委托代理成本，还可以提升企业运营效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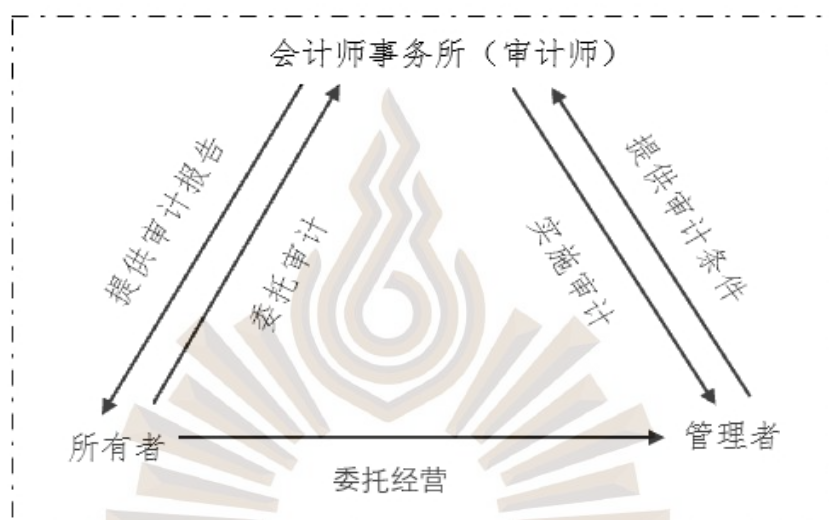


图2.1 审计服务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图

2.2.3 声誉理论

声誉理论指出，声誉理论强调，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市场主体可通过长期积累的声誉资本来传递可靠性信号。在这一过程中，企业的声誉作为一种信号传递和识别的机制，能够向利益相关者传递包括会计信息质量在内的多维企业属性。良好的企业声誉帮助利益相关者区分出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从而进行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的经济决策。因此，为了获取长期的利益和声誉资本，高声誉的企业在经济决策时通常会更加谨慎，充分考虑决策的直接后果以及其对公司声誉的长期影响。对声誉长远影响的关注能够抑制管理层从事可能损害公司声誉的行为，减少财务错报和盈余管理的发生，提高财务报告的质量。

在审计方面，声誉理论同样能解释审计师和事务所在履行其审计职责时的行

为选择。客户通常根据对事务所审计质量的预期来决定是否聘用某个事务所。声誉作为一种能够直观感知的审计质量甄别机制，帮助客户识别事务所的审计服务质量，选择具有高审计质量的事务所进行合作。如果事务所未能发现客户公司的财务错报，将面临严厉的监管处罚甚至巨额的诉讼赔偿，导致声誉受损，失去未来的“准租金”。因此，为维护的声誉资本，高声誉的事务所和审计师倾向于选择会更加投入审计工作，更加勤勉尽责地履行其监督职责，以发现潜在的财务错报和欺诈行为。

2.2.4 深口袋理论

深口袋理论（The Deep Pocket Theory）最早由McGee和Telser提出。这一理论指出，审计师不仅是信息验证者，同时承担隐性保险人的角色。一方面，委托人通过聘用审计师来验证财务报表的公允性并揭示潜在的财务舞弊，从而减少财务错报的隐患并降低信息不对称性。另一方面，通过支付审计费用，委托方和代理方将部分风险转移给审计师。如果审计师未能识别管理层的舞弊行为，审计师及其事务所可能会面临诉讼，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从而实现风险分担。

根据深口袋理论，DeAngelo（1981）提出，由于高声誉事务所拥有较多准租（未来收益），其更倾向于提供高质量审计，以避免违规导致“声誉资本”流失。综上，深口袋理论表明，审计师责任的增加可有效提升审计质量，但同时也可能带来事务所审计费用上升等影响。

2.2.5 供需理论

供需理论是指市场上商品供应量与需求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达到市场的均衡状态。供需理论解释了审计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即审计质量受市场供求关系影响。

审计服务作为一种“服务产品”，在其监督功能方面同样适用于供求关系理论。然而，审计具有其特殊性，需要较高的专业要求和“准租”成本，并且前期

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投入。因此，与其他商品经济中的企业相比，审计事务所在失去客户时面临更大的损失，这使得其有更强的动机去维持客户关系。

在中国当前的审计市场机制中，由于证券市场的非理性等因素，要求上市公司提供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财务报告，更多体现为一种政府的规范行为，而非所有者的强烈需求。政府的介入，使得由投资者、政府、债权人以及潜在的投资者和债权人等利害相关者构成的多元主体成为了审计信息的受益者，他们无需支付搜寻成本便获取了所需的信息（如图1.3所示）。尽管政府或证券监管部门成为这些利益主体的代理人，明确了社会公众的审计需求，但他们并非实际的审计合同签订者和委托人。由于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以及国有企业中所有者角色的缺失，导致内部人控制问题严重，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即便是在一些非国有公司中，也存在公司治理结构失衡的现象，如监事不“监事”，大部分董事会成员与公司管理人员存在重叠，因此在利益的冲突下，独立性很难得到保证。在这种情况下，审计服务的提供者——审计师，需要面对来自两个不同目的的需求群体：一方面是政府相关部门、投资者、债权人以及潜在的投资人和债权人等多元化的利害相关者，另一方面是作为真正支付审计产品和服务费用的公司管理层。由于这两者的利益驱动不同，他们对审计的要求也有所差异，前者更关心审计质量，而后者则更在意审计的成本。这种不正常的审计供求关系将审计主体置于一种尴尬而两难的境地，导致审计市场出现诸多问题，干扰了其正常运行。

由此可见，被审计客户的产权组织形式和内部控制质量在一定程度对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机制存在掣肘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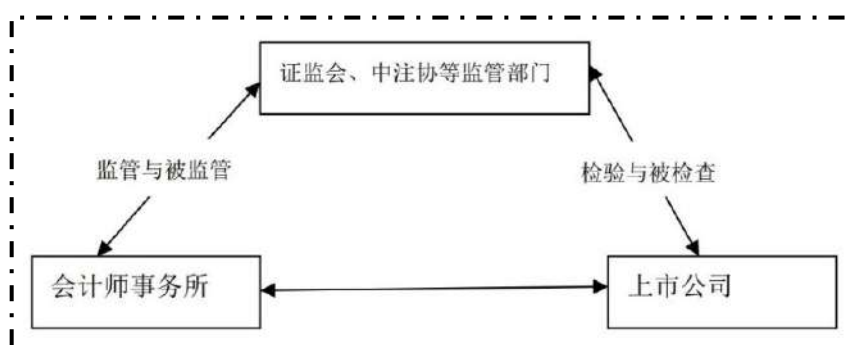


图 2.2 中国审计市场参与方的主要监管模式图

2.2.6 信息不对称理论

信息不对称理论（Asymmetric Information Theory）由阿克洛夫（Akerlof）在《柠檬市场》中提出，指出市场交易双方在信息掌握上存在显著差异。

在审计行业，企业管理层掌握公司运营的真实情况，而外部投资者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了解较为有限。这种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企业进行盈余管理，通过调整财务数据粉饰业绩；投资者因信息缺失，难以做出合理决策；审计师被动承担信息筛选角色，影响其独立性。

为防止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损害股东和投资者的利益，股东往往会聘请审计师对公司财务报告的公允性和真实性进行审查，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差距。高质量审计的核心作用是缩小信息不对称，提升资本市场透明度。因此，审计师的专业能力、独立性和职业道德成为影响信息披露质量的关键因素。

2.2.7 理论综述

本文从经济学视角出发，以审计服务在经济学理论中具有多重特征和复杂性出发点，从委托代理、声誉、深口袋和供需理论等多个方面探讨审计服务质量和声誉的联系。审计不仅兼具一般商品和公共产品的属性，还因其服务性质依赖于客户与供应商的互动。委托代理理论解释了审计在降低代理成本中的重要性，而

声誉理论强调高声誉事务所如何通过优质审计服务维持市场认可。深口袋理论则显示事务所经济实力对审计责任的影响。供需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进一步揭示市场上的审计质量和审计师声誉的联系。上述理论共同构成本文的研究基础，为本文后续的实证分析提供理论依据。

2.3 文献综述

2.3.1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的研究

2.3.1.1 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的选择研究

中国审计市场现行法律框架下，执业机构存在两类法定组织形态：有限责任形态与合伙形态，其中特殊普通合伙制始于美国的有限责任合伙制。

在组织形式选择的研究中，西方学者普遍支持推广有限责任合伙制，认为该模式更符合会计师事务所的发展需求。Dopuch, King and Schwartz（2001）及Clark and William（2000）通过实证模型分析，发现有限责任合伙制事务所在法律风险规避、市场适应性及合伙人管理理念等方面更具优势。Carter（2007）通过对比普通合伙制、有限责任合伙制和有限责任制后指出，有限责任合伙制是最优的事务所模式。Robertson and Houston（2010）则进一步探讨了合伙人管理理念对审计行业职业道德的影响，认为相较于有限责任制，有限责任合伙制更能提升事务所的执业水平。

相比之下，中国会计师事务所的转制受国家政策强制推动，与西方以事务所自主转型为主的模式存在本质区别。张连起（2011）以中岳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为案例分析，发现特殊普通合伙制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事务所发展。谭美村和李明辉（2016）从公司治理角度出发，认为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的审计师职业道德水准有助于限制高管的短期投机行为，从而减少非理性投资。刘启亮、郭俊秀和汤雨颜（2015）则发现，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更倾向于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并降低客户操纵利润的可能性，表明该模式下的审计质量更

高。

然而，也有部分学者对特殊普通合伙制提出质疑。秦荣生（2010）指出，该模式在债权人权益保护、事务所内部治理等方面存在局限性。蒋珩和蒋尧明（2013）认为，特殊普通合伙制在责任界定、合伙人利益冲突等领域仍有完善空间。郝莉莉（2016）提出，该模式下“故意隐瞒或重大过失”的法律界定标准模糊，可能影响事务所的独立性。

2.3.1.2 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的法律责任研究

法律责任是事务所组织形式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王艳艳和廖义刚（2009）认为，在法律约束较弱的市场环境下，事务所接受高风险客户委托的可能性更大，从而增加法律风险，影响审计质量。伍利娜，郑晓博和岳衡（2010）提出，注册会计师的赔偿机制赋予审计一定的“保险功能”，若增强法律责任意识，可提高事务所的风险控制能力。张健和魏春燕（2016）经实证研究后表明，事务所转制后法律责任加重，促使审计师谨慎执业，提升审计质量。韩维芳（2016）以事务所合伙人为出发点，构建实证模型，分析事务所合伙人执业质量的变化趋势，发现事务所法律环境的变化会影响合伙人的审计行为，且合伙人的审计质量显著高于非合伙人。武恒光（2015）认为，特殊合伙制事务所的法律责任意识较强，可提升审计师的风险管控能力和独立性。张静（2016）指出，事务所转制后，为降低法律责任，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概率上升。

同期，也有学者对法律责任与审计质量的关系提出不同观点。胡继荣和詹群（2010）通过研究发现，审计师法律责任与其独立性及法律风险意识无显著相关性。

2.3.2 关于审计师声誉的研究

2.3.2.1 审计师声誉的概念研究

Craswell, Francis and Taylor（1995）以“准租金”概念研究审计师声誉，发现

事务所品牌声誉可增强议价能力，提高审计收费，类似“四大”审计事务所的声誉溢价可达30%左右。

中国学者查道林和费娟英（2004）认为，审计师声誉是社会公众对其职业能力及事务所服务水平的综合评价，涵盖客户认可度、忠诚度及好感度。易玄（2011）则指出，审计师声誉可被视为资本市场对其过往执业行为的反馈，高声誉可传递积极信号，促使审计师提升职业素养，从而提高审计质量。因此，审计师声誉会促使注册会计师提升职业素养，进而提高审计质量。

2.3.2.2 审计师声誉的衡量标准研究

审计师声作为审计界一种非正式制度，是审计师在审计实施过程中保持“超然独立性”的重要动力来源，尤其是在康美药业、康得新、蓝田股份、恒大地产等财务造假事件后，社会公众和业界学者对审计师声誉关注度越来越高。而由于审计师声誉较为抽象，学者们采用不同代理变量进行衡量。

在西方学界中，DeAngelo（1981）认为，由于审计师声誉难以具化，事务所规模可作为衡量指标。基于此，西方学者多选择使用会计师事务所规模来衡量审计师声誉。后续研究（Beatty, 1989; Moizer, 1997）进一步验证了“BIG 4”事务所与非“BIG 4”事务所在审计质量上的差异。Donelson, Ege, Imdieke, & Maksymov（2020）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Big 4”的会计师事务所拥有较高的审计师声誉。后随着全球经济的高速发展，其他非“Big 4”的会计师事务所开始在资本市场上崭露头角，为更符合衡量标准，部分学者转用“三分法”衡量事务所声誉。Basioudis and Francis（2007）、DeFond（1992）等学者利用“三分法”研究审计师声誉，即根据资本市场上审计师声誉范围将审计师声誉划分三个等级。第一级是全球高知名度的会计师事务所；第二级是本国资本市场上较高知名度的会计师事务所；第三级是除一二级之外的其他事务所。Palmrose（1988）则从法律诉讼角度分析，认为高声誉事务所会提高审计质量，以规避潜在赔偿风险。

中国学者主要通过事务所排名、市场占有率、审计收费等指标衡量审计师声誉。罗进辉，李雪和林芷如（2016）、杨雪和张俊民（2016）、杨华（2014）、林永坚和王志强（2013）、章卫东，杨青莹和王超（2015）等采用“国际四大”，即普华永道中天（PWC）、德勤华永（Deloitte）、安永华明（EY）、毕马威华振（KPMG）作为高声誉审计师的代表。吴克平和黎来芳（2016）、张嘉兴，余冬根和刘艳春（2016）、曹文沛，夏康健和连慧颖（2015）学者则以中注协发布的年度事务所排名来衡量审计师声誉，认为排名前十的事务所拥有较高的审计师声誉。在此基础上，其他学者也尝试使用其他量化指标作为替代变量。李常青和林文荣（2004），用会计师事务所的市场占有率作为审计师声誉的替代变量，认为市场占有率高的事务所拥有较高的审计师声誉。尹蘅（2007）以客户的规模、销售业绩等指标衡量审计师声誉，认为客户规模较大和销售业绩较高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声誉较高。邱冬阳，彭欢和姚雅（2013）以审计收费作为替代变量，认为高审计师声誉能为事务所带来较高的审计收费溢价，客户更愿意支付相应的审计成本，因此审计收费较高的事务所拥有较高的审计师声誉。张然，陈思和汪剑锋（2014）以事务所排名、事务所全国分所数量、所内职工总数及客户数量等指标衡量审计师声誉，认为较高声誉的事务所排名较高，分所数量较多，相应职工总数和客户数量较多。

2.3.3 关于审计质量的研究

2.3.3.1 审计质量的概念研究

DeAngelo（1981）将审计质量概括为一个二元过程，即将审计质量定义为审计师发现财务错报并如实披露的概率。财务舞弊或重大错报的可能性取决于审计师的职业素养、审计方法、风险把控、抽样全面性等专业胜任能力；而是否对外如实披露的概率则取决于审计师超然独立性的体现。Defond and Zhang（2014）进一步提出，高质量审计不仅应关注违规情况，还需确保财务信息能真实反映企业运营状况；及高审计质量是指基于被审计单位内控体系完善健全的情况下，对其财务报告真实性和完整性的最大限度保证。本文中对审计质量的定义遵循

DeAngelo (1981) 的描述, 将审计质量定义为审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发现并披露被审计单位财务舞弊或重大错报的联合概率。

2.3.3.2 审计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

现有研究表明, 审计质量受事务所规模、审计延迟、财务重述、审计收费、股权结构及外部监管等因素影响:

1) 事务所规模

DeAngelo (1981) 提出, 大规模事务所审计质量更高, 因其客户较广, 独立性更强。Palepu (2001) 基于信号研究理论指出, 大规模事务所的审计师更具有敬业精神和专业素养, 审计服务质量较高, 因此客户信息披露质量较高。吴昊旻, 吴春贤和杨兴全 (2015) 以2003 -2010会计年度沪深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文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的相关性, 发现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正相关。

2) 审计延迟

Leventis, Weetman and Caramanis (2005)、Gilling (1977)、刘新琳和谈礼彦 (2012) 等学者指出会计师事务所规模越大, 审计师专业素养和审计效率越高, 相应审计延迟相对较短, 进而其审计质量较高。王立彦和伍利娜 (2003) 等学者认为, 被审计单位错报和舞弊的风险越高, 审计延迟也相应越长, 相应审计质量越低。

3) 财务重述

财务重述作为审计质量的直接衡量指标, 表明审计师在重大错报情况下错误地出具了无保留意见, 即财务重述的出现意味着审计质量较低 (Li, Yang, & Zhai, 2024)。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关键审计事项段, 对企业财务重述行为具有显著抑制作用;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越充分, 对企业财务重述抑制作用越明显, 相应审计质

量越高（韩梅芳，高成龙，雷敏，& 赵娜，2024）。李青原和赵艳秉（2014）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企业发生财务重述后对审计质量的把控较低，存在审计意见购买行为。

4) 审计收费

在中国“低质量审计需求”的现状下，不管是正向异常审计费用还是负向异常审计费用，都会导致审计结果的失真，审计质量降低。且审计收费与正常标准偏离程度越大，其对审计质量的不利影响也越加显著（韩庭硕，李卓璟，& 韩博烨，2023）。齐鲁光和韩传模（2016）通过实证检验审计收费和审计质量的关系，发现不同产权性质的被审计单位审计收费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不同，其中国有企业审计收费高低对审计质量不存在影响，而私有制企业正向异常收费和反向异常收费均会导致审计质量下降。

5) 企业股权结构

李敏鑫和朱朝晖（2022）认为审计委员会中有企业独立董事和企业高管的社会关系会降低审计质量。周泽将和汪帅（2019）认为企业董事会的权威性能提高审计质量，而企业内部控制则削弱审计质量的促进作用。刘艳霞，祁怀锦和魏禹嘉（2020）研究表明企业管理者的自信程度能影响审计质量，即管理者自信程度上升，相应审计质量上升。高凤莲，董必荣，王杰和凌华（2020）发现独立董事的任期长度与审计质量表现出倒“U”型关系。高瑜彬，毛聚和毛新述（2021）研究发现，通过降低代理成本能对审计质量产生正向影响。

6) 企业治理水平

韩洪灵和陈汉文（2008）、董南雁和张俊瑞（2009）认为企业治理水平越好，对高质量的审计服务需求越大，审计质量越高。Al-Olimat and Shbail（2020）研究表明公司治理水平对审计质量存在正向影响。

7) 外部监管

吴伟荣和李晶晶（2018）认为政府监管能够抑制审计师责任缺失的可能性，进而提升审计质量。Lamoreaux（2016）、Krishnan, Krishnan and Song（2017）研究表明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检查能够促使事务所、审计师提供更高的审计质量。郑登津和武健（2021）认为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质量检查的年度，整体审计质量显著提高。冉明东，喻丽端和王佳媛（2023）发现接受证监会全面检查的会计师事务所和“点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显著提升。董天一，王玉涛和孙才惠（2022）认为媒体关注和舆论，能迫使事务所提高审计质量。

2.3.4 关于被审计客户产权形式的研究

囿于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和产权性质差异，国有企业受“一股独大、预算软约束和父爱效应”的影响，在经营决策中比非国有企业面临更多政府干预，因此，在财务重大错报风险和审计质量层面，二者存在明显差异（林毅夫 & 李志赞，2004；谢德仁 & 陈运森，2009）。上述政策性因素影响下，当事务所为有限责任公司时，国有企业的政府调控力度能够增加审计师对审计风险评价和审计质量把控，进而降低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2.3.5 关于被审计客户分析师追踪人数的研究

根据信号传递理论，分析师追踪人数越多，对应分析师关注度越高进而有助于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事务所审计质量低甚至审计失败被曝光的概率越高，进而导致事务所面临诉讼赔偿和审计师声誉受损的风险越高（孙永军 & 辛彩云，2023）。因此在“理性经济人”假设的驱动下，若被审计客户分析师追踪人数越多，事务所和审计师更趋向于投入更多的审计成本，进而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相反，对分析师追踪人数较少的被审计客户则可能会提供较低质量的审计服务，即事务所可能会对不同分析师追踪人数的客户提供差异化的审计服务，进而导致差异化审计质量（闫华红，王亚茹，& 高洁，2021）。

2.3.6 关于被审计客户内部控制质量的研究

有效的企业内部控制，能够提高企业披露经营信息和会计信息的及时性、真实性和可靠性。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可减少因信息不对称引发企业所有者、经营者之间的矛盾，可让企业利益相关者及时了解企业发展现状，向外界传递积极的信号，进而影响审计师对企业风险的判断(刘丰香，霍德鑫，& 袁建华，2024)。

在被审计客户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情况下，企业经营合规性和准确性相对较高，在此基础上审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发现客户重大错报可能性较低，进而审计服务质量较高。

2.4 研究评述

自2012年中国会计师事务所转制开始，事务所在资本市场、审计市场和证监会的三方监管下，逐步迈上“做大做强、做大做好”的国际化并轨路线，同时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如立信、天健、容诚、天职国际）在国际市场上也逐步获得国际客户认可和相应市场地位。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普通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的国际化逐渐加深，学术界对会计师事务所的产权组织架构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也越来越关注。

通过对上述相关研究文献的整理可以看出，目前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和审计质量的研究较为广泛并产生了很有富有学术和现实价值的研究成果。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际学者研究表明由于有限责任合伙制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受到法律责任和诉讼风险约束更强且审计质量与法律风险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因此相应其审计质量和客户信任度较高；进而得出结论，相对于有限责任制，有限责任合伙制更符合事务所的选择。由于中国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转制是一种国家强制要求下的“被动行为”，因此中国学者对会计师事务所和审计质量的研究形式略有分歧，但结论大致相同多数学者研究表明转制后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意见的概率增加，企业财务重述可能性

降低，相应审计质量大幅增加；即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的审计质量略高于有限责任公司会计师事务所。也有部分中国学者研究表明基于中国特有的资本市场和审计市场监管机制，特殊合伙制事务所在过错界定、债权保护、合伙人利益冲突等方面存在固有缺陷，进而导致该形制的事务所或存在不适性等问题。

针对审计师声誉与审计质量之间的研究，现有学者研究多以“审计师声誉”为调节变量或自变量研究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较高审计师声誉的会计师事务所为避免巨额赔偿和声誉受损，会相应提高审计服务水平和质量，即审计师声誉的高低可代表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通过影响因子分析表明审计师声誉的衡量标准主要有事务所规模、是否为国际“BIG 4”、政府监管机构的提名次数、市场占有率、审计收费、分所数量、事务所员工总数和注册会计师数量。

对于审计质量的研究，国际学者多认为审计质量是指审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发现并披露被审计单位财务舞弊或重大错报的联合概率。同时，通过对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分析表明审计质量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企业可操作性应计利润、盈余水平、事务所规模、审计延迟、审计收费、企业财务重述可能性、企业股权结构、企业治理水平、政府监管和媒体舆论。

以被审计客户为出发点，从“产权组织形式、分析师追踪人数和内部控制质量”三方面出发，现有学者大部分认为当被审计客户产权性质为国有企业时，审计师提供的审计质量更高；客户的分析师追踪人数较多，相应分析师关注度较高，企业信息透明度较高，审计师更趋向于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客户内部控制质量越高，企业错报风险越低，审计师提供的风险认定更准确，进而审计质量越高。

综上所述，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对审计质量的影响触及了审计全面性、可操作性盈余利润、出具非标报告可能性、财务重述、审计收费和审计延迟等多个维度。以上文献为本文的后续研究提供理论支持和研究思路，但目前的研究多

以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和审计师声誉为调节变量来研究对审计质量产生的影响。事实上，中国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能从风险控制和法律责任等方面影响审计师执业行为，从而相应提升审计质量。因此本文关于会计师影响研究模型，结合学界的广泛研究，通过档案式研究法、数理统计法、线性因果关系分析和异质性分析等方法的综合运用，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入手，构建“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审计师声誉—审计质量”的中介效应模型。以“是否为国际‘BIG 4’、事务所规模和事务所专业度”衡量审计师声誉；以“企业财务重述、审计延迟”衡量审计质量；从“产权组织形式、分析师追踪人数和内部控制质量”三方面进行异质性分析，对上述影响研究的相关性、影响机制模型分析；以“审计收费”替换审计质量衡量指标进行稳健性分析，旨在为企业、会计师事务所和政证监部门提供面对中国审计市场国际化的策略建议。



第 3 章

研究假设与研究设计

3.1 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审计师声誉与审计质量的关系研究

3.1.1 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与审计质量

目前学术界对会计师事务所和审计质量之间的变量关系研究较为广泛，通过对相关研究文献整理分析后发现，目前主要的共同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有限责任制的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制（即美国的有限责任合伙制）在法律责任和诉讼风险的约束下，其审计师更倾向于采用严格的审计方法，以确保执业行为的合规性，从而提升审计质量（杨俊峰，张丽英，宋茹，& 王静，2015）。由于审计质量与审计费用及法律风险存在紧密联系，因此基于风险规避和质量控制的考虑，有限责任合伙制事务所优于有限责任制（Dye, 1993）。从职业道德角度考虑，事务所合伙人的治理理念直接影响整个审计行业的发展。因此，相较于有限责任制，有限责任合伙制更符合事务所的发展趋势（Robertson & Houston, 2010）。由于中国会计师事务所的转制模式与西方不同，在事务所选择上，被审计主体通常出于审计质量的考量，更倾向于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相关研究表明，转制后的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概率增加，相应审计质量提升（刘启亮 & 陈汉文，2012）。同时，事务所转制提高法律责任及风险，从而增强审计师的执业谨慎性，提升审计质量（张健 & 魏春燕，2016）。

3.1.2 审计师声誉与审计质量

审计师声誉是衡量会计师事务所是否能够识别并披露被审计单位财务问题的重要指标，构成了一种由市场、客户及监管机构共同形成的非正式监管机制。Donelson et al.（2020）提出，审计师声誉高低可代表事务所的审计服务水平，并且其实证研究表明，审计师声誉与审计质量呈显著正相关。刘秭妤（2021）以2008

- 2019会计年度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事务所声誉与审计质量的关系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高声誉事务所会吸引更多媒体关注，从而促进审计质量的提升。同时，张荣静（2016）指出，为了维护事务所的声誉资本，高声誉的会计师事务所更倾向于严格执业，以避免异常审计费用对审计质量的潜在影响，最终提升整体审计水平。

综上，关于审计质量和审计师声誉之间的研究，学界普遍认为：审计师声誉与审计质量存在正向相关关系，即审计师声誉越高，相应审计质量越高。

3.1.3 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与审计师声誉

审计师声誉作为一种信号传递机制，能够向资本市场及社会公众传递正向信息。审计声誉不仅影响审计收费溢价，也直接关系到客户信任度与审计质量。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由于需承担更高的法律责任、诉讼风险和声誉损害，通常会更加规范注册会计师和审计团队的执业行为，以保证更高的审计质量和客户信赖度（蒋尧明 & 李奉林，2015）。从公司治理角度来看，股东为了限制企业高管的短期投机行为、减少非理性金融投资，更倾向于聘请声誉较高的特殊普通合伙制会所（谭美村 & 李明辉，2016）。从法律责任与风险管理角度分析，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的法律责任意识更强，其审计专业度较高，最终可增强事务所及审计师的市场声誉。

综上，关于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与审计师声誉之间的研究，学界的主要研究结论为：相较于有限责任制的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制更有利于培养审计师声誉，并提升事务所的品牌形象。

3.1.4 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审计师声誉与审计质量

已有研究显示，审计师声誉对于事务所的长期发展至关重要。出于审计师声誉和会计师事务所长远发展的考虑，特殊普通合伙制的会计师事务所越倾向于谨慎执业，以维持良好的审计师声誉，并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和报告。杨雪和张

俊民（2016）从审计需求保险理论和信号理论出发，合伙制事务所因其高质量审计和审计师声誉，能够收取较高的审计费用。同时，研究表明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通过审计师声誉影响审计质量和审计定价，其主要作用机制是审计师声誉的约束效应。从个体签字审计师研究发现，相较于有限责任制，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要求签字审计师承担更大的法律责任和风险成本。因此，审计师在执业过程中会保持更高的独立性和谨慎性，以规避声誉受损，进而保证较高的审计质量（刘启亮，郭俊秀, & 汤雨颜，2015）。审计质量是会所赖以生存的核心基础，也是事务所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研究普遍认为：相较于有限责任制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制更倾向于通过培养自身和审计师的声誉，以期达到更高的审计质量和市场占有率（孙方社，2016）。

综上，关于审计师声誉、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与审计质量三者之间的研究，学者通常将审计师声誉作为调节变量进行研究，发现相较于有限责任制，合伙制事务所更注重声誉的培养，进而提升审计质量。

3.2 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

本文聚焦于中国审计市场上，主流的会计师事务所产权形式：有限责任制和合伙制，二者之间不同的事务所产权组织结构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机制，以及审计师声誉在其中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文主要围绕以下几个研究问题展开：

一是，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如何影响审计质量？本文探讨不同产权组织形式（合伙制与有限责任制）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过程中如何通过审计质量进行差异化表现。通过研究事务所承担的法律责任、审计风险等因素，分析其对审计师的职业行为、审计方法的选择和审计质量的影响。

二是，审计师声誉如何影响审计质量？审计师声誉作为一种重要的信号传递

机制，能够在资本市场上影响审计服务的质量和定价。本文将审计师声誉视为中介变量，研究其在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与审计质量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重点分析审计师声誉如何通过影响审计师的独立性和执业态度来提升审计质量。

三是，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与审计师声誉之间的关系？本文分析不同产权组织形式的会计师事务所（如合伙制和有限责任公司）在审计师声誉建立和维护中的表现差异，探讨其在声誉形成机制中的作用，尤其是不同组织形式下事务所如何通过优化内部治理和管理策略来提升其市场声誉和品牌形象。

四是，审计师声誉是否在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与审计质量之间起到中介效应？本文通过构建“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审计师声誉—审计质量”的研究框架，检验审计师声誉在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与审计质量之间的中介作用。重点分析不同组织形式的事务所在声誉维持方面的策略选择及其对审计质量的潜在影响。

五是，不同产权组织形式、分析师追踪数量和内部控制质量的被审计企业，是否会存在不同的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和审计质量的影响机制？本文通过增加“产权组织形式、分析师追踪人数和内部控制质量”三个变量进行异质性分析，检验上述实证结果与理论结果是否相符，并验证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和审计质量的影响机制的正确性和稳健性。

通过上述问题的探讨，本文旨在深入揭示会计师事务所的产权组织形式如何影响审计质量，并通过审计师声誉的中介效应，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研究结果将有助于审计行业的市场参与者在选择事务所时进行更为科学和合理的决策，也为事务所优化组织结构、提升品牌声誉和竞争力提供实践指导；此外，可为政策制定者揭示审计师声誉的运行机制，以便合理利用这种非正式制度达到监管诉求。

3.3 研究假设

基于前文的研究背景和理论综述，为了深入探讨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审计师声誉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3.3.1 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与审计质量的关系

在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与审计质量的研究中，以美国为首的大多数国际学者支持有限责任合伙制的事务所审计质量相对较高。Dye（1993）指出，审计质量高低会影响事务所的审计成本和法律风险，或面临的较高法律成本会促使会计师事务所提升审计质量，进而规避审计风险。因此，基于风险规避和质量控制的考虑，合伙制优于有限责任制。蒋尧明和李奉林（2015）认为，特殊普通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受到更强法律责任和诉讼风险约束，相应审计质量和客户信任度较高。吴联生和顾智勇（2002）指出，法律制度规定的违约成本以及处罚和监管的力度能制约着审计师和事务所的合谋现象，进而提高审计师的审计质量。

综上，本文认为相较于有限责任制，合伙制事务所因承担责任性质不同，而面临更高的法律责任和诉讼风险，更有动机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即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通常具有更高的审计质量。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H1）：会计师事务所的产权组织形式对审计质量有显著影响。

3.3.2 审计师声誉与审计质量的关系

在审计师声誉与审计质量的研究中，现有学界普遍认为高审计师声誉对应审计质量相对较高；但由于学者研究对象存在差异，使用的审计师声誉衡量指标各有不同。其中，Weber, Willenborg and Zhang（2008）以KPMG德国与ComROAD AG的案例为例，指出企业会根据事务所声誉判断其审计质量和审计水平，进而选择高审计师声誉的会计师事务所。王帆和张龙平（2012）认为高声誉审计师更有利于保持超然独立性，进而提升审计质量和审计收费溢价；对于会计师事务所而

言，审计师声誉的损害将会产生市场萎缩和溢出效应。Willenborg (1999)，认为国际“BIG 4”拥有较高的审计专业度和规模，因此国际“BIG 4”审计师声誉更高，审计质量相对较高，国际“BIG 4”更倾向于高质量审计。余冬根和张嘉兴（2017），认为证监会和中注协发布《中国百强事务所排名》中前十的事务所审计师声誉更高，且更符合中国特有的审计市场特征。

综上，本文认为审计师声誉较高的会计师事务所更倾向于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以维护其声誉和市场竞争优势。声誉较高的事务所通常具有更严格的内部控制流程和审计程序，以确保审计结果的独立性和可靠性。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H2）：审计师声誉对审计质量有显著影响。

3.3.3 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与审计师声誉的关系

在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与审计师声誉的研究中，刘启亮和陈汉文（2012）通过研究2007 - 2011会计年度企业更换事务所频率，发现客户更倾向于选择转制后的合伙制师事务所；且进一步研究发现，转制后的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为保证高市场占有率和审计质量，更注重内部审计师声誉的培养。高玲和王小沐（2016），认为转制后的合伙制事务所会通过培养审计师声誉，进而提高审计质量。

综上，本文认为相较于有限责任制会计师事务所，合伙制事务所更有利于建设和维护审计师声誉。合伙制事务所因其结构特征和责任分担机制，使得审计师对审计质量的执业行为更加规范，进一步提升事务所声誉和市场占有率。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H3）：会计师事务所的产权组织形式对审计师声誉有显著影响。

3.3.4 审计师声誉对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与审计质量的作用

关于审计师声誉、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与审计质量的研究，中国学界普遍认为为转制后的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通过提升审计师声誉，以提升事务所审计质量。其中，张雪华和陈小林（2015），认为合伙制的会计师事务所更愿意维护高审计师声誉和审计师的风险意识，进而提升事务所审计质量以保证事务所长远稳定发展、市场占有率和客户保有率。

综上，本文认为会计师事务所的产权组织形式通过影响审计师声誉，进一步影响审计质量。审计师声誉作为一种信号传递机制，能够增强事务所的市场形象和客户信任度，间接提高事务所的审计质量。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H4）：审计师声誉在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与审计质量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通过上述假设（如表3.1所示）的验证，本文旨在揭示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如何通过审计师声誉影响审计质量的内在机制，并分析审计师声誉在这一关系中的调节作用。这些假设将为本文后续的实证分析提供模型基础和验证路径。

表 3.1 研究假设表

编码	假设说明
H1	会计师事务所的产权组织形式对审计质量有显著影响。
H2	审计师声誉对审计质量有显著影响。
H3	会计师事务所的产权组织形式对审计师声誉有显著影响。
H4	审计师声誉在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与审计质量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3.4 研究模型

为验证上述研究假设，并揭示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审计师声誉与审计质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委托代理理论、声誉理论、深口袋理论、供需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的理论支撑下，本文构建出一个“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审计师声誉—审计质量”的研究分析框架（如图3.1所示）。本文分析框架旨在探讨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如何通过审计师声誉影响审计质量，以及在不同性质的被审计单位中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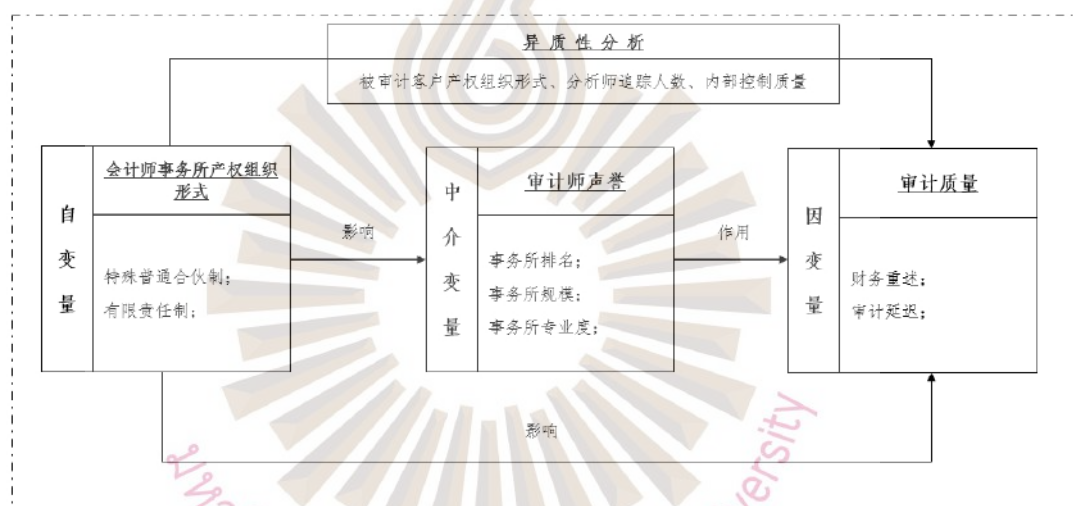


图 3.1 研究模型图

3.5 变量定义与测量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为准确检验研究假设并确保模型构建的有效性，本文对各个变量进行了具体的定义与测量。根据上述研究分析框架，得出本文的核心变量包括因变量、自变量、中介变量、控制变量和异质性分析变量。

3.5.1 因变量

审计质量（Audit Quality）是指衡量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过程中发现和披露财务错报与舞弊的能力。由于审计质量无法直接衡量测定，目前学术界常以“企

业可操作性应计利润、盈余水平、事务所规模、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审计收费、审计延迟、财务重述可能性”等7个变量作为审计质量的衡量指标。其中“可操作性应计利润、盈余水平”均为被审计客户财务报表披露信息，于会计师事务所而言存在内部控制固有缺陷，进而或对研究结果造成影响；同时考虑到本文已将“事务所规模”作为审计师声誉的衡量指标，而“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作为衡量指标的全面性和深度不足于“财务重述”，故本文中未选用上述五个指标作为审计质量衡量指标。由于近年来学者多以“财务重述、审计延迟”作为审计质量替代变量，其替代有效性被证实；且“财务重述”能从企业角度直观体现企业存在重大错报和舞弊的可能性，前期发表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存在严重审计质量问题；而“审计延迟”作为时间量化指标，能从事务所的角度揭示不同组织形式下事务所的审计效率与风控能力，进而反映较高的审计质量。综上，本文基于被审计单位和会计师事务所的角度，分别采用以下三个指标来衡量审计质量：

一是，财务重述（RESTATE）。该指标表示被审计单位在样本期间内发现审计报告在出具无保留意见后被企业财务重述的行为。财务重述作为审计质量的直接衡量指标，表明会计师事务所在被审计单位存在重大错报或舞弊的前提下错误出具无保留意见。该指标为虚拟变量，当样本期间内出具的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后被企业财务重述，则认为审计质量较低取值为0，否则为1。

二是，审计延迟（Audit Delay）。指从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日到审计报告签署日之间的时间间隔，单位为天。审计延迟越短，表明审计过程更为及时和高效，一般被视为审计质量较高的标志。

此外，本文为配合稳健性检验，在上述基础上替换变量衡量指标，以期研究结果更稳健和可靠。“审计收费”作为事务所成本量化指标，不同的产权组织形式的会计师事务所基于审计风险转移和审计师声誉维护的考虑，更倾向于选择更完善缜密的审计流程和较小的可容忍错报，进而审计成本越高，相应收费越高，最终审计质量越高。因此本文选取审计收费（Cost）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

具体说明为：事务所审计成本，取年度审计收费的自然对数。

3.5.2 自变量

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Ownership Form)是指事务所的法律结构形式，主要包括合伙制和有限责任制两种类型。本文将产权组织形式定义为虚拟变量：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取值为1，有限责任制会计师事务所取值为0。

3.5.3 中介变量

审计师声誉(Auditor Reputation)是指审计客体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对审计主体及其事务所履行职业道德规范活动和股权权益保险者形象的整体认知评价，包括专业素养、独立性和职业道德水平；本文的审计师声誉是指事务所声誉，涵盖会计师事务所品牌声誉以及审计师的自身声誉。本文采用以下代理变量来衡量审计师声誉：

一是，事务所排名(Roll Of Honor)。学界普遍认为，国际“BIG 4”会计师事务所以其业界声誉和口碑一直都是高质量审计的代表。王艳艳，陈汉文和于李胜(2006)、罗进辉等(2016)认为相较于非“BIG 4”会计师事务所，“BIG 4”会计师事务所具有更高的审计师声誉，相应审计质量较高。因此，本文运用“二分法”对审计师声誉进行划分，若审计师属于国际“BIG 4”，则认为其声誉较高取值1，否则取值为0。

二是，事务所规模(Size of accounting firms)。以事务所的年度营业收入作为代理变量；年度营业收入越高，事务所规模越大，通常表明其声誉越高。

三是，事务所专业度(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以会计师事务所拥有的注册会计师数量为代理变量；事务所拥有的持证注册会计师越多，事务所的专业度越高，代表事务所审计师声誉越高。

3.5.4 控制变量

为了消除其他可能影响审计质量的因素干扰，本文引入如下控制变量：

一是，公司规模（SIZE）。即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规模较大的公司可能具有较复杂的财务信息，从而影响审计质量的差异。

二是，流动比率（CR）（流动资产/流动负债*100%）。该指标反映企业短期偿债能力。流动比率越高，企业短期偿债能力较高，反之偿债困难，相对而言，审计风险越大，从而影响审计质量差异。

三是，财务杠杆（LEV）。即资产负债率（期末负债总额/期末资产总额*100%），反映企业长期偿债能力的高低。资产负债率越高，企业财务风险增加，审计风险越大。故审计师为降低风险，倾向于增加审计工作投入，进而导致审计延迟的增加，进而影响审计质量。

四是，盈利能力（ROE）。即净资产收益率（税后利润/所有者权益*100%）。该指标越高，表明公司盈利能力越强，销售利润和现金流入较高，进而企业经营者操纵利润的可能性越低，则审计风险会偏低，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工作投入会相对减少，审计延迟也随之减少，审计质量增加。

五是，总资产增长率（GOA）。即（期末总资产-上年期末总资产）/上年期末总资产。企业发展动力越强，经营风险越低，审计风险越低，相应审计师工作投入较少，审计延迟相应较短，审计质量增加。

六是，是否亏损（LOSS）。LOSS衡量企业亏损，若企业本年度发生亏损则取值为1，否则为0。若企业当年亏损，表明经营和财务风险较高，相应审计风险较高，因而为规避风险审计师会提高风险意识，保持较高的职业怀疑态度，相应审计工作投入较高，审计延迟增加，审计质量较低。

3.5.5 异质性分析相关变量

一是，被审计客户产权形式（Owned），是指企业所有制类型，主要根据其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进行区分为“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集体企业、公众企业”。本文将被审计客户产权形式定义为虚拟变量：国有企业取值为1，否则为0。

二是，被审计客户分析师追踪人数（analyst）。本文借鉴傅超，王文姣和何娜（2020）采用分析师追踪人数来衡量分析师关注度，按照样本年度对被审计客户进行分组，计算每组的中位数，若分析师跟踪人数大于年度中值，表示分析师关注度越高，则analyst取值为1，否则为0。

三是，被审计客户内部控制质量（IC）。本文借鉴曹越，孙丽，郭天泉和蒋华玲（2020）学者对内部控制质量的衡量方式，采用迪博公司（深圳DIB）数据库披露的“内部控制指数”，按照样本年度对被审计客户进行分组，计算每组中位数；若内部控制指数大于年度行业中值，表示被审计看客户内部控制质量较好，则IC取值1，否则取0。

综上，本文变量名称、代码、定义和测量如表3.2所示：

表3.2 变量定义表

变量	名称	代码	变量说明
自变量	会计师事务所	OF	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取值为 1，有限责任制会计师事务所取值为 0
	产权组织形式		
	审计师声誉	ROH	事务所排名：审计师属于国际“BIG 4”，则认为其声誉较高取值 1，否则取值为 0
中介变量	（AR：Auditor Reputation）	SZIE-A	事务所规模：以会计师事务所的年度营业收入作为代理变量

表3.2 变量定义表（续）

变量	名称	代码	变量说明
中介变量	审计师声誉 (AR: Auditor Reputation)	CPA	事务所专业度:以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数量为代理变量
因变量	审计质量 (AQ: Audit quality)	RESTATE	财务重述:样本期间内出具的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后被企业财务重述,则认为审计质量较低取值为 0, 否则为 1
		AD	审计延迟:资产负债表日到审计报告日之间的时间长度
		COST	审计收费:事务所审计成本,取年度审计收费的自然对数
	企业规模	SIZE-C	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LN(年末总资产)”
	流动比率	CR	流动资产/流动负债*100%
	资产负债率	LEV	期末负债总额/期末资产总额*100%
控制变量	净资产收益率	ROE	税后利润/所有者权益*100%
	总资产增长率	GOA	(期末总资产-上年期末总资产)/上年期末总资产
	是否亏损	LOSS	企业本年度发生亏损则取值为 1, 否则为 0
	被审计客户产权形式	OWNED	国有企业取值为 1, 否则为 0
异质性分析相关变量	被审计客户分析师追踪人数	ANALYST	分析师跟踪人数大于年度行业中值,表示分析师关注度越高,则 analyst 取值为 1, 否则为 0
	被审计客户内部控制质量	IC	内部控制指数大于年度行业中值,表示被审计看客户内部控制质量较好,则 IC 取值 1, 否则取 0

通过上述变量的定义与测量，本文的研究将更为准确地分析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审计师声誉与审计质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审计质量的影响机制和路径。

3.6 研究模型设计

为检验假设H1，本文以Watts and Zimmerman (1986)、Firth, Mo and Wong (2012)、Wang and Dou H. (2015) 等学者的模型为基准，并参照学界目前关于审计质量影响机制研究结果，使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1）进行分析，检验自变量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OF）与因变量审计质量（AQ）之间的关系。具体模型如下：

$$AQ = \alpha_i + \beta_1 OF_{it} + \beta_2 SIZE-C_{it} + \beta_3 CR_{it} + \beta_4 LEV_{it} + \beta_5 ROE_{it} + \beta_6 GOA_{it} + \beta_7 LOSS_{it} + \varepsilon_{\{1it\}} \quad (1)$$

为进一步研究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与审计质量的影响关系，了解二者影响路径，检验审计师声誉的中介效应，本文采用依次检验回归系数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具体检验步骤如下：（1）检验自变量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OF）与因变量审计质量（AQ）显著相关。（2）在（1）成立的前提下，使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2）进行分析，检验自变量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OF）与中介变量审计师声誉（AR）之间的关系。具体模型如下：

$$AR = \alpha_i + \beta_1 OF_{it} + \beta_2 SIZE-C_{it} + \beta_3 CR_{it} + \beta_4 LEV_{it} + \beta_5 ROE_{it} + \beta_6 GOA_{it} + \beta_7 LOSS_{it} + \varepsilon_{\{2it\}} \quad (2)$$

使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3）进行分析，检验中介变量审计师声誉（AR）与因变量审计质量（AQ）之间的关系。具体模型如下：

$$AQ = \alpha_i + \beta_1 AR_{it} + \beta_2 SIZE-C_{it} + \beta_3 CR_{it} + \beta_4 LEV_{it} + \beta_5 ROE_{it} + \beta_6 GOA_{it} + \beta_7 LOSS_{it} + \varepsilon_{\{3it\}} \quad (3)$$

使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4)进行综合分析,检验自变量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OF)、中介变量审计师声誉(AR)与因变量审计质量(AQ)之间的关系。若自变量(OF)及中介变量(AR)与因变量(AQ)之间的回归系数都显著则为部分中介效应;若自变量(OF)回归系数不显著而中介变量(AR)显著,则为完全中介效应。具体模型如下:

$$AQ = \alpha_i + \beta_1 OF_{it} + \beta_2 AR_{it} + \beta_3 SIZE-C_{it} + \beta_4 CR_{it} + \beta_5 LEV_{it} + \beta_6 ROE_{it} + \beta_7 GOA_{it} + \beta_8 LOSS_{it} + \varepsilon_{\{4it\}} \quad (4)$$

上述式中*i*表示企业、*t*表示时间, α_i 表示个体固定效应; AQ为审计质量; OF为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 SIZE-C为企业规模; CR为企业流动比率; LEV为企业资产负债率; ROE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GOA为总资产增长率; LOSS为企业亏损判断指标; β_1 至 β_8 为回归系数; ε_1 至 ε_4 为随机扰动项。



第 4 章

实证分析

4.1 研究样本和数据来源

本文出于研究样本多样性、对称性及样本全面性的综合考虑,选择2007 - 2023 会计年度的沪深主板上市公司年报作为研究样本。为保证样本数据有效性,对上述研究样本进行如下整理: 1) 剔除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2) 剔除财务数据缺失的样本。3) 剔除当期IPO的样本。4) 剔除ST和ST*的样本。5) 剔除关键数据缺失的样本。6) 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1%的缩尾处理,以避免极端值的影响。本文观测值共40,969条,剔除财务数据缺失5,238条、当期IPO 2,442条、关键数据缺失9,741条;最终得到23,548条有效观测值,其中,2007年观测值735条,2008年观测值853条,2009年观测值953条,2010年观测值1,037条,2011年观测值1,214条,2012年观测值1,609条,2013年观测值1,648条,2014年观测值1,564条,2015年观测值1,496条,2016年观测值1,636条,2017年观测值1,733条,2018年观测值1,873条,2019年观测值1,300条,2020年观测值1,530条,2021年观测值1,442条,2022年观测值1,447条,2023年观测值1,478条。样本中涉及企业数量共2915家,218家事务所,其中转制前后事务所名称由“有限责任公司或有限公司”变为“特殊普通合伙”,主体不变视为同一家会计师事务所。

本文实证分析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CSMR)、WIND、CNRDS、RESSET、DIB和EBSCO等财务数据库,其他指标数据来自于中注协官网、财政部官网、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审计年鉴等相关网络公开资源。本文使用的数据处理工具主要有EXCEL 2010、Stata 18.0及SPSS等统计分析工具。

4.2 描述统计分析

本文对样本数据进行分析的工具主要为Stata 18.0，经样本数据整理后，有效样本数据共23,548份，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4.1所示。由下表可知，审计质量的度量变量财务重述（RESTATE）的均值为0.12次，标准差为0.326次，中位数为0次，说明样本期间内中国沪深主板上市公司财务重述出现的频率较低，对应说明样本期间内整体审计质量较高；审计延迟（AD）的均值为33.764天，中位数33天，最小值11天，最大值602天，标准差19.434，该组数据反映出样本期间内整体审计延迟较长，对应审计报告披露时间较长，普遍次年2月左右才可对外披露，且不同样本个体的披露时间差异较大；审计收费（COST）均值为13.793万元，中位数13.665万元，最小值12万元，最大值19万元，标准差0.851，该组数据说明样本期间内沪深上市公司在中国审计服务收费守则的约束下，审计服务年度收费呈现较为集中的态势，不同样本个体审计收费差异较小。

自变量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OF）均值为0.773，标准差0.419，说明样本期间内77.3%的沪深上市公司在年度审计中倾向于选择合伙制的事务所提供审计服务；其中样本期间内，自2016–2023会计年度所有沪深主板上市公司均选择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年度审计事务所。

中介变量审计师声誉度量变量国际“BIG 4”（ROH）均值0.08，标准差0.271，说明样本期间内沪深上市公司选择国际“BIG 4”作为年度审计事务所的占比较低约为8%，多数公司仍选择中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侧面说明，出于审计收费及企业限制等影响因素，相较“BIG 4”而言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在年度审计中仍占有较高市场优势。事务所规模衡量指标年度审计业务收入（INC）均值11.656万元，标准差1.346万元，中位数11.937万元，最小值8万元，最大值14万元，该组数据说明样本期间内不同的规模会计师事务所收入存在较大个体差异，不同的审计师声誉的会计师事务所相应更具有竞争力，对应年度审计业务收入更高。事务所专业度衡量指标注册会计师人数（CPA）的均值为1055.425人，中位数1032人，标准差

665.082,该组数据说明样本期间内不同事务所拥有的注册会计师人数存在较大差异,最小值仅有26人,最大值2514人,表明样本期间会计师事务所专业度差异较大,个别事务所受专业度限制,使其事务所整体审计师声誉较低。

表4.1 描述性统计分析表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RESTATE	0.12	0.326	0	0	1
AD	33.764	19.434	33	11	602
COST	13.793	0.851	13.665	12	19
OF	0.773	0.419	1	0	1
ROH	0.08	0.271	0	0	1
INC	11.656	1.346	11.937	8	14
CPA	1055.425	665.082	1032	26	2514
SIZEC	22.27	1.484	22.076	0	29
CR	2.37	3.582	1.573	-5	191
LEV	0.414	1.359	0.436	0	138
ROE	0.044	9.37	0.079	-83	1426
GOA	0.65	40.12	0.092	-1	4720
LOSS	0.081	0.273	0	0	1

此外,各控制变量的详细情况在表4.1列示,其中企业规模(SZIEC)的均值为22.27,标准差为1.484、中位数22.076,说明沪深上市公司总资产整体波动较大,稳定性较低。流动比率(CR)均值为2.37,中位数1.573,标准差3.582,说明样本期间内企业变现能力较强,除个别企业外,整体短期偿债能力较高。资产负债率(LEV)均值0.414,标准差1.359,中位数0.436,最小值,说明样本期间内企业整体净资产保有率较高,相应企业经营态势较好,不存在资不抵债的情况。净资产收益率(ROE)均值0.044,标准差9.37,中位数0.079,说明样本期间内企业整体盈利水平较低,除个别企业外,整体盈利能力差距不大。总资产增长率(GOA)均值0.65,中位数0.092,标准差40.12,这说明样本期间内企业营业呈现向上趋势,但年增长率较低。企业年度是否亏损(LOSS)均值为0.081,标准差0.273,中位

数0，表明样本期间内91.9%的企业未发生亏损，整体亏损比例较小；印证样本期间内企业整体经营呈现向上态势，说明本文选择样本已排除已退市或即将退市的极端值影响。

4.3 相关性分析

4.3.1 Pearson 相关性分析

本文中各主要变量之间的Pearson 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4.2和表4.3所示。如表所示，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OF)与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财务重述(RESTATE)、审计延迟(AD)、审计收费(COST)的相关性系数分别为0.193、-0.160、0.263，且上述相关性系数均在10%的水平上显著相关；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与财务重述呈正相关，表明合伙制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保留意见后的财务重述概率更低，审计质量更高；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与审计延迟呈负相关，说明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延迟越低，审计质量保证越高；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与审计收费呈正相关，说明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更倾向于选择更完善缜密的审计流程和较小的可容忍错报，进而审计成本越高，相应收费越高，最终审计质量越高。

审计师声誉的替代变量国际“BIG 4”(ROH) 审计质量替代变量财务重述(RESTATE)、审计延迟(AD)、审计收费(COST)的相关性系数为-0.029、0.013、0.480；事务所规模(INC)与审计质量的相关性系数为0.165、-0.144、0.367；事务所专业度(CPA)与审计质量的相关性系数为0.129、-0.113、0.199，且上述相关性系数均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审计师声誉对审计质量存在显著相关性影响，其中事务所规模与事务所专业度与审计质量为正相关；国际“BIG 4”与审计质量在不同的替代量之间呈现不同的相关性。

审计师声誉的替代变量国际“BIG 4”(ROH)、事务所规模(INC)、事务所专业度(CPA)与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OF)的相关性系数分别为-0.01、0.620、0.486；其中INC和CPA均在10%的水平上显著，而ROH不显著，具体关系及原因

需本文进一步检验。

上述各主要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初步验证假设H1、H2、H3和H4。

表4.2 相关性分析表1

变量	RESTATE	AD	COST	OF	ROH	INC	CPA
RESTATE	1.000						
AD	-0.098*	1.000					
COST	0.105*	-0.097*	1.000				
OF	0.193*	-0.160*	0.263*	1.000			
ROH	-0.029*	0.013*	0.480*	-0.010	1.000		
INC	0.165*	-0.144*	0.367*	0.620*	0.244*	1.000	
CPA	0.129*	-0.113*	0.199*	0.486*	-0.008	0.832*	1.000
SIZEC	0.088*	-0.079*	0.707*	0.165*	0.398*	0.275*	0.144*
CR	-0.013*	-0.012	-0.179*	0.029*	-0.076*	0.004	0.015*
LEV	-0.006	0.019*	0.068*	-0.056*	0.033*	-0.041*	-0.038*
ROE	-0.002	0.003	-0.007	-0.013*	-0.001	0.002	-0.001
GOA	-0.001	0.000	-0.008	-0.020*	-0.004	-0.016*	-0.012
LOSS	0.004*	-0.007*	0.001*	0.026*	-0.027*	0.003	-0.009

注：***表示在0.01水平上呈现显著；**表示在0.05水平上呈现显著；*表示在0.1水平上呈现显著

控制变量与审计质量之间相关性分析结果表4.2 相关性分析表所示，其中企业规模（SIZE）与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财务重述（RESTATE）、审计延迟（AD）、审计收费（COST）的相关性系数分别为0.088、-0.079、0.707，表明被审计客户企业规模越大，越注重审计质量。流动比率（CR）与审计质量各替代变量的相关性系数分别为-0.013、-0.012、-0.179，说明被审计客户企业短期偿债能力显著影响审计质量。净资产收益率（LEV）与审计质量各替代变量的相关性系数分别为-0.006、0.019、0.068，说明企业不同的净资产保有率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不同。净资产增长率（ROE）与审计质量各替代变量的相关性系数分别为-0.002、0.003、

-0.007;总资产增长率(GOA)与审计质量各替代变量的相关性系数分别为-0.001、0、-0.008,但上述两个控制变量与审计质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不显著,这不代表企业净资产增长率和总资产增长率与审计质量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具体情况及原因需本文进一步检验证实。是否亏损(LOSS)与审计质量各替代变量的相关性系数分别为0.004、-0.007、0.001,且相关性系数均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但被审计企业年度发生亏损时,事务所为降低法律和诉讼风险,更倾向于选择更严谨全面的审计方法,增加审计工作投入,进而提高审计质量。综上所述,上述控制变量均与审计质量存在显著相关性,进而证实本文研究模型中选用上述变量为控制变量的必要性。

表4.3 相关性分析表2

变量	SIZEC	CR	LEV	ROE	GOA	LOSS
SIZEC	1.000					
CR	-0.208*	1.000				
LEV	0.048*	-0.113*	1.000			
ROE	-0.020*	-0.002	0.001	1.000		
GOA	0.000	-0.001	0.002	0.000	1.000	
LOSS	-0.075*	-0.057*	0.098*	-0.016*	-0.005	1.000

注: ***表示在0.01水平上呈现显著; **表示在0.05水平上呈现显著; *表示在0.1水平上呈现显著

4.3.2 VIF 多重共线性检验

本文为避免各主要变量间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致使各变量存在精确或高度相关关系,进而导致本文研究模型失真的情况,运用Stata 18.0进行方差膨胀因子多重共线性检验,如表4.4所示,可得出本文各主要变量VIF值均值为1.97,最高值为5.53,远小于10,说明本文各变量间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问题,实证模型设计合理。

表4.4 VIF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表

变量	VIF	1/VIF
INC	5.53	0.180932
CPA	3.96	0.252564
COST	2.41	0.415451
SIZEC	2.08	0.480563
OF	1.81	0.552677
ROH	1.65	0.607052
CR	1.07	0.933422
AD	1.04	0.964355
LEV	1.03	0.970019
LOSS	1.03	0.972034
ROE	1.00	0.998599
GOA	1.00	0.999482
Mean VIF	1.97	

4.4 回归结果分析

4.4.1 模型选择与合理性检验

本文为确保回归模型选用的科学性和适用性，采用“F检验”和“Hausman检验”验证固定效应模型的适用性，其中“F检验”的结果显示 $F(2914, 20621) = 1.82$ ，显著性水平 $P=0.000$ ；“Hausman检验”的结果显示 $CHI(12)=153.65$ ，显著性水平 $P=0.000$ ，表明相较于混合回归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更适用于本文回归分析。因此，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作为回归分析模型进行变量估计，以确保本文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和一致性。

4.4.2 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与审计质量的回归分析

在2007—2023年样本数据和模型（1）的支撑下，本文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检验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OF）对审计质量（AQ）的影响。表4.5 会计师事务所

所产权组织形式与审计质量的回归分析表列示了产权组织形式(OF)对财务重述(RESTATE)、审计延迟(AD)及审计成本(COST)的回归结果。从数据结果来看,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OF)与审计质量(AQ)的回归系数均在所有度量变量模型中达到1%的显著性水平,说明会计师事务所产权形式在审计质量方面存在较强的解释力。其中,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OF)与以财务重述(RESTATE)度量的审计质量的回归系数为0.096, T值为-16.123,表明相较于有限责任制会计师事务所,合伙制的事务所审计的企业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更低,即合伙制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更高;与以审计延迟(AD)度量的审计质量的回归系数为-3.301, T值为-9.641,说明合伙制事务所审计的企业审计延迟越短,发布审计报告时间更早,审计效率更高,相应审计质量更高,结果及时性更强;与以审计成本(COST)度量的审计质量的回归系数为0.364, T值为48.101,表明合伙制事务所的审计收费水平更高,更倾向于采取高专业要求的审计方法,以避免可能出现的诉讼风险,进而保证高标准的审计质量。

表4.4也全面列示了其他控制变量与审计质量的关系。数据显示:企业规模(SIZEC)与财务重述(RESTATE)、审计延迟(AD)及审计成本(COST)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表明企业规模较大时,其对财务重述的要求更高、审计费用更高、审计延迟更短;流动比率(CR)、资产负债率(LEV)、净资产收益率(ROE)、总资产增长率(GOA)与审计成本(COST)在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是否亏损(LOSS)与财务重述(RESTATE)、审计延迟(AD)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表明亏损企业在审计过程中可能面临更严格的审计程序,导致更高的审计成本和更长的审计时间,最终呈现更高的审计质量。

综上所述,本文假设H1得到验证,即事务所的产权组织形式(OF)对审计质量具有显著影响。该假设验证,相较于有限责任制事务所,合伙制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更高、审计效率更高,但同时审计收费水平也更高。这一结论不仅可在理论层面上支持事务所产权结构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机制,也对实际审计市场的事务所治理、企业选择审计服务以及政策制定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从经济角度出发, 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对财务重述的正向影响说明, 合伙制事务所具备更严格的内部治理机制、更高效的团队合作模式以及更强的审计师声誉约束, 从而提升其审计质量。同时, 合伙制事务所的审计延迟较短, 与其成熟的工作流程、资源配置效率以及审计师激励机制相关。此外, 合伙制事务所的审计成本更高, 反映其更严格的审计程序、更高的专业服务价值, 以及合伙制事务所在市场上较强的议价能力。

表4.5 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与审计质量的回归分析表

	(1) RESTATE	(2) AD	(3) COST
OF	0.096*** (16.123)	-3.301*** (-9.641)	0.364*** (48.101)
SIZEC	0.056*** (17.533)	-3.652*** (-19.829)	0.292*** (71.904)
CR	-0.001 (-0.791)	-0.069 (-1.531)	-0.006*** (-6.249)
LEV	0.001 (0.490)	-0.091 (-0.924)	0.016*** (7.389)
ROE	-0.000 (-0.121)	-0.003 (-0.243)	0.001** (2.348)
GOA	-0.000 (-0.215)	-0.000 (-0.095)	-0.000*** (-3.456)
LOSS	0.009 (1.067)	-1.266*** (-2.669)	0.076*** (7.248)
_CONS	-1.206*** (-17.322)	117.947*** (29.508)	7.000*** (79.295)
N	23548	23548	23548
R ²	0.051	0.041	0.413
F	159.567	126.752	2074.479

注: ***表示在0.01水平上呈现显著; **表示在0.05水平上呈现显著; *表示在0.1

水平上呈现显著，括号内为对应的t值。

4.4.3 审计师声誉与审计质量的回归分析

在2007–2023会计年度的样本数据和模型（3）的支撑下，本文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检验审计师声誉（AR）对审计质量（AQ）的影响。表4.6列示了审计师声誉（AR）对财务重述（RESTATE）、审计延迟（AD）及审计成本（COST）的回归结果。从数据结果来看，审计师声誉（AR）与审计质量（AQ）的回归系数在所有模型中均达到 1% 显著性水平，表明审计师声誉对审计质量存在较强的解释力。其中，以是否为国际“BIG 4”（ROH）度量的审计师声誉与财务重述（RESTATE）的回归系数为-0.077，T值为-4.212，表明国际四大事务所审计的企业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更低，即国际四大事务所审计质量更高；与审计延迟（AD）的回归系数为3.120，T值为2.966，表明国际四大事务所审计完成时间更长；与审计成本（COST）的回归系数为0.203，T值为8.734，表明国际四大事务所收取的审计费用更高。以是否为事务所规模（INC）度量的审计师声誉与财务重述（RESTATE）的回归系数为0.049，T值为12.898，表明规模越大的事务所审计的企业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越低；与审计延迟（AD）的回归系数为-1.975，T值为-9.127，表明规模越大的事务所审计延迟越短，审计报告及时性更高；与审计成本（COST）的回归系数为0.162，T值为33.896，表明规模越大的事务所审计收费越高。以是否为事务所专业度（CPA）度量的审计师声誉与审计延迟（AD）的回归系数为0.001，T值为2.166，表明事务所专业度越高，越倾向于财务谨慎的审计方法，导致审计延迟较长；与审计成本（COST）的回归系数为0.00，T值为6.533，表明专业度越高的事务所审计收费越高。在控制变量方面，企业规模（SIZEC）在所有回归模型中均呈现显著影响，表明企业规模较大时，其审计费用更高、审计延迟更长。此外，企业是否亏损（LOSS）对审计延迟和审计成本均具有显著影响，说明亏损企业可能面临更严格的审计程序，导致更高的审计成本和更长的审计时间。

综上所述，本文假设H2得到验证，即审计师声誉（AR）对审计质量（AQ）具有显著影响。该结论支持审计市场的声誉机制理论，即知名事务所为维护品牌

价值，可能会施加更严格的审计要求，以减少错报或盈余管理行为。

表4.6 审计师声誉与审计质量的回归分析及稳健性检验表

	(1)	(2)	(3)
	RESTATE	AD	COST
ROH	-0.077*** (-4.212)	3.120*** (2.966)	0.203*** (8.734)
INC	0.049*** (12.898)	-1.975*** (-9.127)	0.162*** (33.896)
CPA	-0.000 (-1.433)	0.001** (2.166)	0.000*** (-6.533)
SIZEC	0.051*** (15.516)	-3.392*** (-18.118)	0.286*** (69.209)
CR	-0.001 (-0.833)	-0.068 (-1.504)	-0.006*** (-5.835)
LEV	0.001 (0.637)	-0.099 (-1.011)	0.017*** (7.654)
ROE	-0.000 (-0.519)	0.000 (0.019)	0.000 (1.288)
GOA	-0.000 (-0.351)	-0.000 (-0.031)	-0.000*** (-3.987)
LOSS	0.007 (0.884)	-1.184** (-2.501)	0.077*** (7.357)
_CONS	-1.553*** (-22.838)	131.360*** (33.616)	5.591*** (64.849)
N	23548	23548	23548
R ²	0.056	0.044	0.416
F	135.654	104.864	1631.104

注：***表示在0.01水平上呈现显著；**表示在0.05水平上呈现显著；*表示在0.1水平上呈现显著，括号内为对应的t值。

4.4.4 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与审计师声誉的回归分析

在2007—2023年样本数据和模型（2）的支撑下，本文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检验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OF）对审计师声誉（AR）的影响。表4.7列示了产权组织形式（OF）对国际“BIG 4”（ROH）、事务所规模（INC）及事务所专业度（CPA）的回归结果。从数据结果来看，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OF）与以国际“BIG 4”（ROH）度量的审计师声誉的回归系数为-0.005，T值为-2.007，显著性水平为5%，表明除国际四大事务所外，其余合伙制事务所聘请高声誉审计师（即“四大”审计师）的可能性较低，该结论与预期理论不完全一致，可能原因是合伙制事务所更倾向于本土化运营，注重内部培养，而非依赖国际品牌；而部分大型有限责任制事务所能通过品牌塑造、国际合作等方式，也能获得较高的审计师声誉；与以事务所规模（INC）度量的审计师声誉的回归系数为1.519，T值为106.815，显著性水平为1%，表明合伙制事务所的业务规模显著大于有限责任制事务所，即合伙制事务所通常具有更广泛的市场覆盖能力和业务扩展能力；与以事务所专业度（CPA）度量的审计师声誉的回归系数为575.711，T值为75.584，显著性水平为1%，表明合伙制事务所的专业化程度（注册会计师数量）显著高于有限责任制事务所，进一步说明，尽管合伙制的会计师事务所聘请国际四大审计师的比率要低，但整体专业程度相较于有限责任制事务所仍具有显著优势。

综上所述，本文假设H3成立，即产权组织形式（OF）对审计师声誉（AR）具有显著影响，但方向与理论预期存在一定偏差。具体而言：一是，合伙制事务所的国际四大占比（ROH）较低，表明其在全球化资源整合方面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或更倾向于本土化运营，而非依赖国际四大的品牌支持；二是，合伙制事务所的业务规模（INC）更大，表明合伙制事务所在市场覆盖能力和业务扩展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三是，合伙制事务所的专业化程度（CPA）更高，说明其整体审计团队的专业水平较强，更能够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

在控制变量方面，企业规模（SIZEC）在所有回归模型中均呈现显著影响，表明企业规模较大时，其事务所规模越高、专业度越强。此外，是否亏损（LOSS）

对事务所规模和专业度均具有显著影响，说明被审计企业存在亏损可能面临更高的审计费用和更严谨的审计程序，进而影响事务所年度业务收入和专业需求。

表4.7 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与审计师声誉的回归分析及稳健性检验表

	(1) ROH	(2) INC	(3) CPA
OF	-0.005** (-2.007)	1.519*** (106.815)	575.711*** (75.584)
SIZEC	0.014*** (11.057)	0.316*** (41.298)	107.170*** (26.158)
CR	-0.001*** (-3.436)	-0.001 (-0.321)	0.368 (0.366)
LEV	0.000 (0.728)	-0.005 (-1.189)	-3.025 (-1.388)
ROE	0.000 (0.285)	0.002*** (3.585)	0.442 (1.506)
GOA	-0.000 (-0.296)	0.000 (0.028)	0.036 (0.539)
LOSS	-0.000 (-0.101)	0.087*** (4.415)	17.471* (1.656)
_CONS	-0.222*** (-8.183)	3.441*** (20.722)	-1777.570*** (-19.991)
N	23548	23548	23548
R	0.008	0.527	0.347
F	22.542	3282.324	1566.285

注：***表示在0.01水平上呈现显著；**表示在0.05水平上呈现显著；*表示在0.1水平上呈现显著，括号内为对应的t值。

4.5 稳健性检验分析

4.5.1 稳健性检验方法

本文采用变量替换法 (Alternative Variable Approach) 进行稳健性检验, 以确保证据结果的可靠性。具体操作为, 本文选取财务重述 (RESTATE) 和 审计延迟 (AD) 作为衡量审计质量的主要因变量, 并将审计收费 (COST) 替换为稳健性检验的对比变量, 以确保证据结果的显著性和相关性是否因为变量替换而对应发生变化。若替换审计质量 (AQ) 后, 实证结果仍保持一致, 证明本文研究结论具有较高的稳健性, 不受变量衡量方式的影响。

4.5.2 稳健性检验分析

4.5.2.1 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与审计质量的稳健性检验

如表4.5所示, 产权组织形式 (OF) 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在使用审计收费 (COST) 替代衡量变量后仍然显著, 且方向性保持一致。具体表现为:

一是, 产权组织形式 (OF) 对财务重述 (RESTATE) 的回归系数仍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合伙制事务所审计的企业财务重述概率更低, 审计质量更高。

二是, 产权组织形式 (OF) 对审计延迟 (AD) 的回归系数仍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 表明合伙制事务所审计的企业出具审计报告的时间更短, 审计效率更高。

三是, 在审计收费 (COST) 作为稳健性检验的替换变量后, OF的回归系数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合伙制事务所收取的审计费用更高, 反映其更严格的审计标准及更强的品牌溢价效应。

在控制变量方面, 企业规模 (SIZEC) 和是否亏损 (LOSS) 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方向及显著性水平均未发生明显变化, 进一步验证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4.5.2.2 审计师声誉与审计质量的稳健性检验

如表4.6所示，替换审计质量（AQ）的衡量变量后，审计师声誉（AR）的所有衡量变量——国际“BIG 4”（ROH）、事务所规模（INC）和事务所专业度（CPA）——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方向、显著性水平均保持稳定，具体表现为：

一是，ROH（是否属于国际“BIG 4”）对财务重述（RESTATE）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国际四大审计师能够降低企业财务重述的概率，提高审计质量；对审计延迟（AD）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国际四大审计师的审计时间更长，或与其更严格的审计程序有关；对审计收费（COST）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国际四大事务所专业度较高，更倾向于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因此审计收费水平更高。

二是，事务所规模（INC）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在不同变量替换下回归方向及显著水平均保持稳健一致，表明规模较大的事务所因资源配置优化和审计经验丰富，能够提供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

三是，事务所专业度（CPA）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在不同变量替换下回归方向及显著水平均保持稳健一致，表明事务所内部注册会计师数量增加可显著提升审计质量。

4.5.2.3 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与审计师声誉的稳健性检验

如表4.7所示，替换审计质量（AQ）的衡量变量后，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OF）对审计师声誉（AR）的影响仍然成立，具体表现为：

一是，OF对ROH（国际四大）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仍然显著为负，表明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更倾向于培养内部人才，而非依赖外部高声誉审计师，故较少聘请国际四大审计师。

二是，OF对事务所规模（INC）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合伙制事务所业务规模较大，市场占有率更高。

三是，OF对事务所专业度（CPA）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仍显著为正，表明合伙制事务所的专业程度较高，审计师的执业素养和行为更加规范，更能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

4.5.2 稳健性检验结果

如表4.5、表4.6和表4.7所示，在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中，本文所有核心变量的回归系数方向、显著性水平和假设解释均与基准回归分析结果一致，表明本文研究结果及假设成立均具有较高的稳健性。主要表现为：

一是，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OF）对审计质量（AQ）的影响（假设H1）在替换衡量变量后仍然显著，说明产权组织结构在影响审计质量方面的作用稳健，增强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二是，审计师声誉（AR）对审计质量（AQ）的影响（假设H2）在替换衡量变量后仍然显著，表明审计师声誉能显著提升审计质量，进一步验证事务所声誉机制对审计服务市场的影响。

三是，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OF）对审计师声誉（AR）（假设H3），在替换衡量变量后仍然成立，表明在中国独特的审计市场背景下，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在事务所规模 and 专业化程度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但在吸引国际四大审计师方面相对较弱，或更倾向于培养本土化审计人才。

综上所述，经稳健性检验，表明本文实证结果及研究结论具有较高的稳健性和可靠性。

4.6 中介效应分析

本文在2007—2023年样本数据和模型(4)的支撑下,采用Baron & Kenny(1986)中介效应检验方法,结合Sobel-Goodman 中介效应检验,按照审计师声誉(AR)的三个不同衡量变量国际“BIG 4”(ROH)、事务所规模(INC)、事务所专业度(CPA)分析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如何通过审计师声誉影响审计质量,并判断中介效应是否成立,具体操作如下文所示:

4.6.1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分析

4.6.1.1 会计师产权组织形式(OF)对审计质量(AQ)的直接效应

本文首先根据模型(1)检验会计师产权组织形式(OF)对审计质量(AQ)的直接效应(Path C), 即: $AQ = c \cdot OF + \beta \cdot \text{控制变量} + \varepsilon$

如表4.8所示,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OF)对以财务重述(RESTATE)的审计质量的回归系数为0.143, T值为28.190, 显著水平小于1%, 表明合伙制事务所审计的企业财务重述概率较低, 审计质量更高。

表4.8 OF对RESTATE的直接效应表

RESTATE	Coefficient	Std. err.	T	P> T	[95% conf. Interval]
OF	0.143	0.005	28.19	0	0.133 0.153
SIZEC	0.012	0.001	8.42	0	0.009 0.015
CR	-0.001	0.001	-0.93	0.35	-0.002 0.001
LEV	0	0.002	0.16	0.876	-0.003 0.003
ROE	0	0	0.25	0.802	0 0
GOA	0	0	0.43	0.665	0 0
LOSS	0.003	0.008	0.45	0.654	-0.012 0.019
_CONS	-0.263	0.033	-8.09	0	-0.327 -0.2

注: P值为0表示 $P < 0.01$

如表4.9所示，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OF)对以审计延迟(AD)的审计质量的回归系数为-6.92，T值为-22.770，显著水平小于1%，表明合伙制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企业审计报告发布时间更早，审计延迟更短，相应审计效率更高，审计报告及时性更强。

表4.9 OF对AD的直接效应表

AD	Coefficient	Std. err.	T	P> T	[95% conf. interval]
OF	-6.92	0.304	-22.77	0	-7.516 -6.325
SIZEC	-0.784	0.088	-8.92	0	-0.956 -0.612
CR	-0.104	0.036	-2.89	0.004	-0.174 -0.033
LEV	0.179	0.093	1.93	0.054	-0.003 0.362
ROE	-0.002	0.013	-0.13	0.9	-0.028 0.024
GOA	-0.002	0.003	-0.5	0.616	-0.008 0.005
LOSS	-0.704	0.463	-1.52	0.128	-1.611 0.203
_CONS	56.8	1.954	29.06	0	52.969 60.631

注：P值为0表示P<0.01

表4.10 OF对COST的直接效应表

COST	Coefficient	Std. err.	T	P> T	[95% conf. interval]
OF	0.312	0.009	33.66	0	0.294 0.331
SIZEC	0.388	0.003	144.57	0	0.383 0.393
CR	-0.008	0.001	-7.7	0	-0.011 -0.006
LEV	0.023	0.003	8	0	0.017 0.028
ROE	0.001	0	2.14	0.032	0 0.002
GOA	0	0	-1.19	0.236	0 0
LOSS	0.131	0.014	9.29	0	0.104 0.159
_CONS	4.914	0.06	82.31	0	4.797 5.031

注：P值为0表示P<0.01

如表4.10所示，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OF)对以审计收费(COST)的审计质量

的回归系数为0.312，T值为33.66，显著水平小于1%，表明合伙制的事务所1收取的审计费用更高，进一步表明合伙制事务所更倾向执行严格的审计标准、严谨的审计方案和更专业的审计团队以确保更高的审计质量。

综上所述，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OF）对审计质量（AQ）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支持本文假设H4的基本前提。

4.6.1.2 会计师产权组织形式（OF）对审计师声誉（AR）的影响

本文根据模型(2)检验会计师产权组织形式（OF）对审计师声誉（AR）的影响（Path A），即： $AR = \alpha \cdot OF + \beta \cdot \text{控制变量} + \varepsilon$

如表4.11所示，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OF)对以国际“BIG 4”（ROH）的审计师声誉的回归系数为-0.051，T值为-12.900，显著性水平小于0.01，表明合伙制事务所较少聘请国际四大审计师，更倾向于培养本土化高质量审计团队。

表4.11 OF对ROH的回归分析表

ROH	Coefficient	Std. err.	T	P> T	[95% conf. interval]
OF	-0.051	0.004	-12.9	0	-0.058 -0.043
SIZEC	0.076	0.001	66.55	0	0.073 0.078
CR	0.001	0	2.22	0.027	0 0.002
LEV	0.002	0.001	1.53	0.126	-0.001 0.004
ROE	0	0	1.04	0.3	0 0.001
GOA	0	0	-0.96	0.335	0 0
LOSS	0.006	0.006	0.95	0.341	-0.006 0.017
_CONS	-1.57	0.025	-62.03	0	-1.619 -1.52

注：P值为0表示P<0.01

如表4.12所示，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OF)对以事务所规模（INC）的审计师声誉的回归系数为1.891，T值为115.740，显著性水平小于0.01，表明合伙制事务所

规模显著大于有限责任制事务所。

表4.12 OF对INC的回归分析表

INC	Coefficient	Std. err.	T	P> T	[95% conf. interval]
OF	1.891	0.016	115.74	0	1.859 1.923
SIZEC	0.167	0.005	35.35	0	0.158 0.176
CR	0.009	0.002	4.58	0	0.005 0.013
LEV	-0.015	0.005	-2.95	0.003	-0.025 -0.005
ROE	0.002	0.001	2.67	0.008	0.001 0.003
GOA	0	0	-0.81	0.419	0 0
LOSS	0.024	0.025	0.97	0.335	-0.025 0.073
_CONS	6.461	0.105	61.5	0	6.255 6.667

注：P值为0表示 $P < 0.01$

如表4.13所示，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OF)对以事务所专业度（CPA）的审计师声誉的回归系数为753.257，T值为81.91，显著性水平小于0.01，表明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拥有的注册会计师（CPA）数量更多，相应事务所的专业度显著高于有限责任制事务所。

表4.13 OF对CPA的回归分析表

INC	Coefficient	Std. err.	T	P> T	[95% conf. interval]
OF	753.257	9.197	81.91	0	735.231 771.283
SIZEC	30.411	2.658	11.44	0	25.202 35.621
CR	2.488	1.088	2.29	0.022	0.354 4.621
LEV	-5.613	2.816	-1.99	0.046	-11.132 -0.093
ROE	0.442	0.403	1.1	0.273	-0.348 1.233
GOA	-0.043	0.094	-0.46	0.648	-0.228 0.142
LOSS	-35.565	13.998	-2.54	0.011	-63.003 -8.127
_CONS	-205.108	59.141	-3.47	0.001	-321.027 -89.188

注：P值为0表示 $P < 0.01$

综上所述，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OF）对审计师声誉（AR）存在显著影响，表明本文中介效应的成立具有理论支撑。

4.6.1.3 审计师声誉（AR）对审计质量（AQ）的影响

本文根据模型(3)检验审计师声誉（AR）对审计质量（AQ）的影响（Path B），即： $AQ=b \cdot AR+ c' \cdot OF +\beta \cdot \text{控制变量}+\varepsilon$

1) 审计师声誉（AR）对财务重述（RESTATE）的影响

如表4.14所示，以国际“BIG 4”（ROH）的审计师声誉对以财务重述（RESTATE）的审计质量的回归系数为-0.072，T值为-8.620，显著性水平小于0.01，表明国际“BIG 4”审计的企业财务重述概率更低，相应审计质量更高。

表4.14 ROH对RESTATE的回归分析表

RESTATE	Coefficient	Std. err.	T	P> T	[95% conf. interval]
ROH	-0.072	0.008	-8.62	0	-0.089 -0.056
OF	0.139	0.005	27.41	0	0.129 0.149
SIZEC	0.018	0.002	11.17	0	0.015 0.021
CR	0	0.001	-0.81	0.417	-0.002 0.001
LEV	0	0.002	0.24	0.809	-0.003 0.003
ROE	0	0	0.31	0.757	0 0.001
GOA	0	0	0.38	0.705	0 0
LOSS	0.004	0.008	0.5	0.615	-0.011 0.019
_CONS	-0.377	0.035	-10.75	0	-0.445 -0.308

注：P值为0表示P<0.01

如表4.15所示，以事务所规模（INC）的审计师声誉对以财务重述（RESTATE）的审计质量的回归系数为0.015，T值为7.400，显著性水平小于0.01，表明会计师事务所规模越大，审计质量越高。

表4.15 INC对RESTATE的回归分析表

RESTATE	Coefficient	Std. err.	T	P> T	[95% conf. interval]
INC	0.015	0.002	7.4	0	0.011 0.019
OF	0.114	0.006	18.07	0	0.102 0.127
SIZEC	0.01	0.001	6.56	0	0.007 0.013
CR	-0.001	0.001	-1.16	0.248	-0.002 0
LEV	0	0.002	0.3	0.766	-0.003 0.003
ROE	0	0	0.12	0.903	0 0
GOA	0	0	0.47	0.637	0 0
LOSS	0.003	0.008	0.4	0.688	-0.012 0.018
_CONS	-0.36	0.035	-10.27	0	-0.428 -0.291

注：P值为0表示 $P < 0.01$

如表4.16所示，以事务所专业度（CPA）的审计师声誉对以财务重述（RESTATE）的审计质量的回归系数为0.000，T值为5.830，显著性水平小于0.01，表明事务所拥有的注册会计师数量的增加，有助于提升事务所专业度，进而有助于审计质量的提高。

表4.16 CPA对RESTATE的回归分析表

RESTATE	Coefficient	Std. err.	T	P> T	[95% conf. interval]
CPA	0	0	5.83	0	0 0
OF	0.127	0.006	22.14	0	0.116 0.138
SIZEC	0.012	0.001	7.97	0	0.009 0.015
CR	-0.001	0.001	-1.02	0.307	-0.002 0.001
LEV	0	0.002	0.23	0.817	-0.003 0.003
ROE	0	0	0.21	0.835	0 0
GOA	0	0	0.45	0.653	0 0
LOSS	0.004	0.008	0.54	0.586	-0.011 0.019
_CONS	-0.259	0.033	-7.96	0	-0.323 -0.195

注：P值为0表示 $P < 0.01$

2) 审计师声誉 (AR) 对审计延迟 (AD) 的影响

如表4.17所示，以国际“BIG 4” (ROH) 的审计师声誉对以审计延迟 (AD) 的审计质量的回归系数为2.852，T值为5.670，显著性水平小于0.01，表明国际四大事务所审计报告发出越早，审计延迟越短，相应审计质量越高。

表4.17 ROH对AD的回归分析表

AD	Coefficient	Std. err.	T	P> T	[95% conf. interval]
ROH	2.852	0.503	5.67	0	1.866 3.838
OF	-6.776	0.305	-22.23	0	-7.373 -6.178
SIZEC	-1	0.096	-10.45	0	-1.187 -0.812
CR	-0.107	0.036	-2.97	0.003	-0.177 -0.036
LEV	0.174	0.093	1.87	0.061	-0.008 0.356
ROE	-0.002	0.013	-0.16	0.87	-0.028 0.024
GOA	-0.001	0.003	-0.47	0.641	-0.008 0.005
LOSS	-0.72	0.462	-1.56	0.119	-1.626 0.186
_CONS	61.276	2.107	29.09	0	57.147 65.405

注：P值为0表示P<0.01

如表4.18所示，以事务所规模 (INC) 的审计师声誉对以审计延迟 (AD) 的审计质量的回归系数为-0.861，T值为-7.110，显著性水平小于0.01，表明事务所规模越大的事务所审计报告发出时间越短，审计延迟越长，或与其采取更严格的审计程序有关。

如表4.19所示，以事务所专业度 (CPA) 的审计师声誉对以审计延迟 (AD) 的审计质量的回归系数为-0.001，T值为-5.560，显著性水平小于0.01，表明事务所拥有的注册会计师数量越多，事务所专业度越高，审计延迟越短。

表4.18 INC对AD的回归分析表

AD	Coefficient	Std. err.	T	P> T	[95% conf. interval]
INC	-0.861	0.121	-7.11	0	-1.099 -0.624
OF	-5.292	0.38	-13.92	0	-6.037 -4.547
SIZEC	-0.64	0.09	-7.11	0	-0.816 -0.464
CR	-0.096	0.036	-2.68	0.007	-0.167 -0.026
LEV	0.167	0.093	1.79	0.073	-0.016 0.349
ROE	0	0.013	0	0.998	-0.026 0.026
GOA	-0.002	0.003	-0.54	0.589	-0.008 0.004
LOSS	-0.683	0.462	-1.48	0.139	-1.589 0.222
_CONS	62.365	2.103	29.65	0	58.242 66.487

注：P值为0表示P<0.01

表4.19 CPA对AD的回归分析表

AD	Coefficient	Std. err.	T	P> T	[95% conf. interval]
CPA	-0.001	0	-5.56	0	-0.002 -0.001
OF	-6.019	0.344	-17.48	0	-6.694 -5.344
SIZEC	-0.747	0.088	-8.49	0	-0.92 -0.575
CR	-0.101	0.036	-2.81	0.005	-0.171 -0.03
LEV	0.173	0.093	1.85	0.064	-0.01 0.355
ROE	-0.001	0.013	-0.09	0.931	-0.027 0.025
GOA	-0.002	0.003	-0.52	0.604	-0.008 0.004
LOSS	-0.747	0.462	-1.61	0.106	-1.653 0.16
_CONS	56.554	1.954	28.95	0	52.725 60.384

注：P值为0表示P<0.01

3) 审计师声誉 (AR) 对审计收费 (COST) 的影响

如表4.20所示, 以国际“BIG 4”(ROH)的审计师声誉对以审计收费(COST)的审计质量的回归系数为0.788, T值为54.40, 显著性水平小于0.01, 表明国际四

大事务所出于高质量审计的考量，会向被审计单位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

表4.20 ROH对COST的回归分析表

COST	Coefficient	Std. err.	T	P> T	[95% conf. interval]
ROH	0.788	0.014	54.4	0	0.76 0.817
OF	0.352	0.009	40.14	0	0.335 0.37
SIZEC	0.328	0.003	119.07	0	0.323 0.334
CR	-0.009	0.001	-8.95	0	-0.011 -0.007
LEV	0.021	0.003	7.94	0	0.016 0.027
ROE	0.001	0	1.91	0.057	0 0.001
GOA	0	0	-0.92	0.36	0 0
LOSS	0.127	0.013	9.51	0	0.101 0.153
_CONS	6.151	0.061	101.35	0	6.032 6.27

注：P值为0表示 $P < 0.01$

如表4.21所示，以事务所规模（INC）的审计师声誉对以审计收费（COST）的审计质量的回归系数为0.095，T值为25.94，显著性水平小于0.01，表明事务所规模越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收费水平越高。

表4.21 INC对COST的回归分析表

COST	Coefficient	Std. err.	T	P> T	[95% conf. interval]
INC	0.095	0.004	25.94	0	0.088 0.102
OF	0.133	0.011	11.63	0	0.111 0.156
SIZEC	0.372	0.003	137.05	0	0.367 0.377
CR	-0.009	0.001	-8.57	0	-0.011 -0.007
LEV	0.024	0.003	8.61	0	0.019 0.03
ROE	0.001	0	1.72	0.085	0 0.001
GOA	0	0	-1.07	0.287	0 0
LOSS	0.129	0.014	9.25	0	0.102 0.156
_CONS	4.302	0.063	67.83	0	4.177 4.426

注：P值为0表示 $P<0.01$

如表4.22所示，以事务所专业度（CPA）的审计师声誉对以审计收费（COST）的审计质量的回归系数为0.001，T值为7.63，显著性水平小于0.01，表明专业度越高的事务所，审计收费水平越高。

表4.22 CPA对COST的回归分析表

COST	Coefficient	Std. err.	T	P> T	[95% conf. interval]
CPA	0.001	0	7.63	0	0
OF	0.275	0.011	26.13	0	0.254 0.295
SIZEC	0.386	0.003	143.78	0	0.381 0.392
CR	-0.009	0.001	-7.82	0	-0.011 -0.006
LEV	0.023	0.003	8.11	0	0.017 0.029
ROE	0.001	0	2.09	0.037	0 0.002
GOA	0	0	-1.16	0.244	0 0
LOSS	0.133	0.014	9.42	0	0.105 0.161
_CONS	4.924	0.06	82.56	0	4.807 5.041

注：P值为0表示 $P<0.01$

4) Sobel-Goodman中介效应检验

此外，本文Sobel-Goodman中介效应检验表明中介效应显著，如表4.23所示：

表 4.23 中介效应表

变量项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中介效应占比	P 值	检验结论
ROH	0.143	0.139	0.004	0.026	0.000	中介作用成立
INC	0.143	0.114	0.028	0.198	0.000	中介作用成立
CPA	0.143	0.127	0.016	0.110	0.000	中介作用成立

注：P值为0表示 $P<0.01$

其中,以ROH为衡量变量的审计师声誉作为中介变量时,中介效应占比2.6%;以INC为衡量变量的审计师声誉作为中介变量时,中介效应占比19.8%;以CPA为衡量变量的审计师声誉作为中介变量时,中介效应占比11.0%。综上所述,审计师声誉(AR)在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OF)与审计质量(AQ)之间具有中介作用,支持本文假设H4的成立。

4.6.2 中介作用假设验证

基于上述实证分析,本文中介作用假设H4成立,即审计师声誉(AR)在产权组织形式(OF)与审计质量(AQ)之间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OF)对审计质量(AQ)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即合伙制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更高、审计效率更高,且审计收费水平更高。

二是,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OF)对审计师声誉(AR)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合伙制事务所的规模和专业度较高,但聘请国际四大审计师比例较低。

三是,审计师声誉(AR)对审计质量(AQ)具有显著影响,即高声誉的事务所(ROH)、规模较大的事务所(INC)以及专业度较高的事务所(CPA)能提升审计质量。

四是,不同变量衡量的审计师声誉(AR)的中介效应的强度存在差异,其中事务所规模(INC)为主要中介变量,表明其在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与审计质量之间的作用最为关键;其余变量事务所专业度(CPA)和国际“BIG 4”(ROH)中介效应逐步减弱。

4.7 异质性分析

本文为进一步检验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OF)对审计质量(AQ)影响机制的正确性并探讨该影响是否会因被审计客户的不同特征而存在异质性,基

于企业特征，增加“产权组织形式（OWNED）、分析师追踪人数（ANALYST）和内部控制质量（IC）”三个变量进行分组回归分析，以深入验证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对审计质量的作用机制。

4.7.1 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对审计质量的异质性分析

4.7.1.1 被审计客户产权组织形式（OWNED）

如表4.24所示，国有企业中OF对以财务重述（RESTATE）的回归系数为0.128，T值为-12.536，在1%的水平上显著；非国有企业中回归系数为0.058，T值为-7.533，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对国有企业的审计质量的影响更强，这可能源于国有企业的监管约束更严格，合伙制事务所在高监管环境下能够提供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

国有企业中OF对审计延迟（AD）的回归系数为-3.880，T值为-8.217，在1%的水平上显著；非国有企业中回归系数为-2.491，T值为-4.963，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国有企业报告发布时间更早，审计质量更高。

国有企业中OF对审计收费（COST）的回归系数为0.396，T值为-34.039，在1%的水平上显著；非国有企业中回归系数为0.337，T值为-33.214，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合伙制事务所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更显著。

综上所述，按照被审计客户产权形式将样本分为两组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相较于非国有企业而言，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OF）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更加显著。

表4.24 被审计客户产权形式的异质性分析表 (H1)

变量	(1)		(2)		(3)	
	RESTATE		AD		COST	
	国有	非国有	国有	非国有	国有	非国有
OF	0.128 ***	0.058 ***	-3.880 ***	-2.491 ***	0.396 ***	0.337 ***
	-12.536	-7.533	(-8.217)	(-4.963)	-34.039	-33.214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_cons	-1.520 ***	-1.080 ***	109.278 ***	115.171 ***	8.364 ***	6.795 ***
	(-9.588)	(-13.238)	-14.869	-21.76	-46.167	-63.486
N	8929	14619	8929	14619	8929	14619
R ²	0.063	0.034	0.043	0.029	0.352	0.402
F	74.695	61.025	50.797	52.675	607.175	1178.23

注：***表示在0.01水平上呈现显著；**表示在0.05水平上呈现显著；*表示在0.1水平上呈现显著，括号内为对应的t值。

4.7.1.2 分析师追踪数量 (ANALYST)

如表4.25所示，OF对RESTATE 的回归系数在分析师追踪数量多的企业中为0.077，在分析师追踪数量少的企业中为0.097，显著水平均为1%；表面合伙制事务所对追踪数量少的企业中对财务重述影响更显著。

OF对AD的回归系数在分析师追踪数量多的企业中为-2.005，在追踪数量少的企业中为-3.387，显著水平均为1%，表明合伙制事务所对分析师追踪数量少的企业中对审计延迟影响更显著。

OF对COST的回归系数在分析师追踪数量多的企业中为0.247，在追踪数量少的企业中为0.388，显著水平均为1%，表明合伙制事务所对分析师追踪数量少的企业中对审计收费影响更显著。

综上所述，按照被审计客户分析师追踪数量将样本分为两组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分析师追踪数量少的企业相较于分析师追踪数量多的企业而言，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OF）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更显著。

表 4.25 分析师追踪数量的异质性分析表（H1）

变量	(1)		(2)		(3)	
	RESTATE		AD		COST	
	M	L	M	L	M	L
OF	0.077***	0.097***	-2.005***	-3.387***	0.247***	0.388***
	-5.252	-14.206	(-2.662)	(-8.300)	-13.55	-45.268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_cons	-1.655	-1.068	124.743	114.124	6.728	7.432
	***	***	***	***	***	***
	(-9.100)	(-13.181)	-13.344	-23.572	-29.718	-73
N	5845	17703	5845	17703	5845	17703
R ²	0.05	0.045	0.041	0.035	0.34	0.398
F	33.121	101.648	26.844	78.602	326.264	1417.278

注1：***表示在0.01水平上呈现显著；**表示在0.05水平上呈现显著；*表示在0.1水平上呈现显著，括号内为对应的t。

注2：M表示分析师追踪数量大于等于年度行业中值；L表示分析师追踪数量小于年度行业中值。

4.7.1.3 内部控制质量（IC）

如表4.26所示，OF对RESTATE 的回归系数在内部控制质量高的企业中为0.091，在内部控制质量差的企业中为0.085，显著性水平均为1%；表明在高内部控制质量的企业中，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对财务重述的影响更显著。

OF对AD的回归系数在内部控制质量高的企业中为-3.394，在内部控制质量差的企业中为-2.573，显著性水平均为1%；表明在高内部控制质量的企业中，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对审计延迟的影响更显著。

OF对COST的回归系数在内部控制质量高的企业中为0.330,在内部控制质量差的企业中为0.412,显著性水平均为1%;表明在低内部控制质量的企业中,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对审计收费的影响更显著。

表 4.26 内部控制质量的异质性分析表 (H1)

变量	(1)		(2)		(3)	
	RESTATE		AD		COST	
	内部控 制好	内部控 制差	内部控制 好	内部控制 差	内部控制 好	内部控制 差
OF	0.091 ***	0.085 ***	-3.394 ***	-2.573 ***	0.330 ***	0.412 ***
Controls	-11.952 控制	-7.331 控制	(-8.817) 控制	(-3.060) 控制	-35.737 控制	-25.086 控制
_cons	-1.425 ***	-0.928 ***	123.764 ***	99.598 ***	6.364 ***	7.944 ***
	(-14.907)	(-7.511)	-25.716	-11.089	-55.129	-45.33
N	16930	6618	16930	6618	16930	6618
R ²	0.053	0.042	0.054	0.021	0.422	0.374
F	112.51	28.2	114.835	13.575	1468.894	381.182

注: ***表示在0.01水平上呈现显著; **表示在0.05水平上呈现显著; *表示在0.1水平上呈现显著, 括号内为对应的t。

4.7.2 审计师声誉对审计质量的异质性分析

如表4.27所示,按照被审计客户产权形式将样本分为两组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相较于非国有企业而言,审计师声誉(AR)对审计质量(AQ)的影响更显著。

表4.27 被审计客户产权形式的异质性分析表 (H2)

变量	(1)		(2)		(3)	
	RESTATE		AD		COST	
	国有	非国有	国有	非国有	国有	非国有
ROH	-0.079 ***	-0.078 ***	2.171 *	3.729 **	0.065 **	0.305 ***
	(-2.786)	(-2.912)	-1.659	-2.148	-2.013	-8.728
INC	0.054 ***	0.036 ***	-2.325 ***	-1.602 ***	0.174 ***	0.147 ***
	-8.613	-7.3	(-7.960)	(-4.983)	-23.943	-22.789
CPA	0	0	0.001 **	0.001	-0.000 ***	-0.000 ***
Controls	-0.595 控制	(-1.454) 控制	-2.047 控制	-0.929 控制	(-4.550) 控制	(-3.122) 控制
_cons	-1.929 ***	-1.322 ***	124.730 ***	125.424 ***	6.574 ***	5.640 ***
	(-12.981)	(-15.905)	-18.098	-23.247	-38.423	-51.958
N	8929	14619	8929	14619	8929	14619
R ²	0.067	0.037	0.047	0.031	0.345	0.409
F	62.58	52.834	43.37	43.826	458.918	943.996

注：***表示在0.01水平上呈现显著；**表示在0.05水平上呈现显著；*表示在0.1水平上呈现显著，括号内为对应的t值。

如表4.28所示，按照被审计客户分析师追踪数量将样本分为两组进行回归，结果表明信息透明度高的企业相较于透明度低的企业而言，审计师声誉（AR）对审计质量（AQ）的影响更显著。

表 4.28 分析师追踪数量的异质性分析表 (H2)

变量	(1)		(2)		(3)	
	RESTATE		AD		COST	
	M	L	M	L	M	L
ROH	-0.099	-0.062	2.319	2.463	0.267	0.140
	***	***		*	***	***
	(-2.915)	(-2.615)	-1.33	-1.748	-6.42	-4.713
INC	0.041***	0.049***	-1.638***	-1.928***	0.137***	0.168***
	-4.408	-11.327	(-3.407)	(-7.490)	-11.932	-30.827
CPA	0	-0.000**	0.001	0.001*	0	-0.000***
	-1.216	(-2.275)	-0.702	-1.831	(-1.543)	(-6.435)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_cons	-1.809	-1.445	132.462	127.682	5.993	5.901
	***	***	***	***	***	***
	(-10.081)	(-18.208)	-14.316	-26.901	-27.157	-58.854
N	5845	17703	5845	17703	5845	17703
R ²	0.058	0.048	0.043	0.037	0.362	0.394
F	30.044	84.398	22.164	64.827	278.921	1082.563

注1: ***表示在0.01水平上呈现显著; **表示在0.05水平上呈现显著; *表示在0.1水平上呈现显著, 括号内为对应的t。

注2: M表示分析师追踪数量大于等于年度行业中值; L表示分析师追踪数量小于年度行业中值。

如表4.29所示, 按照被审计客户内部控制质量将样本分为两组进行回归, 结果表明内部控制质量高的企业相较于内部控制质量低的企业而言, 审计师声誉 (AR) 对审计质量 (AQ) 的影响更显著。

表 4.29 内部控制质量的异质性分析表 (H2)

变量	(1)		(2)		(3)	
	RESTATE		AD		COST	
	内部控 制好	内部控 制差	内部控制 好	内部控制 差	内部控制 好	内部控制 差
ROH	-0.094 ***	0.015	2.617 **	2.956	0.214 ***	0.223 ***
	(-4.280)	-0.368	-2.367	-1	-8.085	-3.859
INC	0.048 ***	0.042 ***	-1.960 ***	-2.040 ***	0.146 ***	0.181 ***
	-9.981	-5.621	(-8.135)	(-3.798)	-25.345	-17.274
CPA	0	0	0.001	0.001	-0.000 ***	-0.000 ***
	(-0.666)	(-0.851)	-1.587	-1.286	(-3.760)	(-3.988)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_cons	-1.726 ***	-1.249 ***	136.452 ***	113.186 ***	5.125 ***	6.324 ***
	(-18.843)	(-9.844)	-29.563	-12.265	-46.414	-35.074
N	16930	6618	16930	6618	16930	6618
R ²	0.058	0.046	0.057	0.024	0.427	0.375
F	96.151	24.1	93.801	12.192	1163.959	296.882

注：***表示在0.01水平上呈现显著；**表示在0.05水平上呈现显著；*表示在0.1水平上呈现显著，括号内为对应的t。

4.7.3 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对审计师声誉的异质性分析

如表4.30所示，按照被审计客户产权形式将样本分为两组进行回归，结果表明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OF）对审计师声誉（AR）的影响与被审计客户产权组织形式无关。

表4.30 被审计客户产权形式的异质性分析表 (H3)

变量	(1)		(2)		(3)	
	ROH		INC		CPA	
	国有	非国有	国有	非国有	国有	非国有
OF	-0.010 **	-0.002	1.482 ***	1.453 ***	567.116 ***	557.448 ***
	(-2.276)	(-0.604)	-65.043	-77.311	-46.549	-55.719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_cons	-0.132 **	-0.240 ***	1.785 ***	3.998 ***	-2186.318 ***	3.998 ***
	(-2.003)	(-8.539)	-5.033	-20.169	(-11.529)	-20.169
N	8929	14619	8929	14619	8929	14619
R ²	0.003	0.012	0.536	0.483	0.354	0.483
F	3.701	21.302	1292.966	1636.457	613.771	1636.457

注：***表示在0.01水平上呈现显著；**表示在0.05水平上呈现显著；*表示在0.1水平上呈现显著，括号内为对应的t值。

如表4.31所示，按照被审计客户分析师追踪数量将样本分为两组进行回归，结果表明信息透明度低的企业相较于透明度高的企业而言，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OF）对审计师声誉（AR）的影响更显著。

表4.31 分析师追踪数量的异质性分析表 (H3)

变量	(1)		(2)		(3)	
	ROH		INC		CPA	
	M	L	M	L	M	L
OF	-0.025 ***	-0.002	1.146 ***	1.585 ***	479.018 ***	589.819 ***
	(-3.661)	(-0.726)	-38.6	-93.725	-29.722	-65.774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表4.31 分析师追踪数量的异质性分析表（H3）（续）

变量	(1)		(2)		(3)	
	ROH		INC		CPA	
	M	L	M	L	M	L
_cons	-0.665 ***	-0.128 ***	1.363 ***	3.841 ***	-2793.174 ***	-1543.106 ***
	(-7.844)	(-4.465)	-3.699	-19.147	(-13.963)	(-14.503)
N	5845	17703	5845	17703	5845	17703
R ²	0.025	0.005	0.5	0.515	0.354	0.333
F	16.432	10.16	633.642	2278.715	345.963	1067.189

注1: ***表示在0.01水平上呈现显著; **表示在0.05水平上呈现显著; *表示在0.1水平上呈现显著, 括号内为对应的t。

注2: M表示分析师追踪数量大于等于年度行业中值; L表示分析师追踪数量小于年度行业中值。

如表4.32所示, 按照被审计客户内部控制质量将样本分为两组进行回归, 结果表明内部控制质量差的企业相较于内部控制质量高的企业而言, 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OF)对审计师声誉(AR)的影响更显著。

表 4.32 内部控制质量的异质性分析表（H3）

变量	(1)		(2)		(3)	
	ROH		INC		CPA	
	内部控 制好	内部控制 差	内部控制 好	内部控制 差	内部控制 好	内部控制 差
OF	-0.008 ***	-0.001	1.384 ***	1.720 ***	538.272 ***	624.601 ***
	(-2.683)	(-0.213)	-80.056	-56.208	-57.646	-38.796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_cons	-0.254 ***	-0.249 ***	2.041 ***	5.534 ***	-2285.782 ***	-1084.868 ***

表 4.32 内部控制质量的异质性分析表 (H3) (续)

变量	(1)		(2)		(3)	
	ROH		INC		CPA	
	内部控 制好	内部控制 差	内部控制 好	内部控制 差	内部控制 好	内部控制 差
_cons	(-6.737)	(-5.344)	-9.445	-16.938	(-19.577)	(-6.310)
N	16930	6618	16930	6618	16930	6618
R ²	0.008	0.011	0.526	0.519	0.349	0.337
F	16.274	6.827	2234.218	686.387	1078.239	323.397

注：***表示在0.01水平上呈现显著；**表示在0.05水平上呈现显著；*表示在0.1水平上呈现显著，括号内为对应的t。

4.7.4 异质性分析结论

本文从被审计客户角度出发进行异质性分析，进一步验证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 (OF) 对审计质量 (AQ) 存在正向显著影响，同时该影响机制在不同类型的被审计企业中存在差异，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 (OF) 对审计质量 (AQ) 的影响在国有企业、分析师追踪数量较少的企业及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表明在信息透明度较低或监管要求较高的环境下，高质量审计的增量价值更大。

二是，审计师声誉 (AR) 对审计质量 (AQ) 的影响在国有企业、分析师追踪数量多的企业及内部控制质量较好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表明市场监督与企业治理水平对高声誉事务所的审计效果具有重要影响。

三是，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 (OF) 对审计师声誉 (AR) 的影响在所有不同产权组织形式中的企业中均表现出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师声誉更高，表明合伙制事务所的审计师声誉不受被审计单位产权形式影响；此外，OF对AR的影响在分析师追踪数量较少的企业和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的企业中更显著，表明

信息透明度较低或监管要求较高的环境下表明，审计师声誉的中介效应更强。

综上，异质性分析进一步增强本文核心假设的稳健性，并表明产权组织形式、审计师声誉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机制在不同企业环境下存在差异，为事务所治理优化、审计市场监管及企业审计机构选择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支持。

4.8 假设检验结果

如表4.33 假设检验结果表所示，本文四个假设检验均得到如下验证：

表 4.33 假设检验结果表

假设编号	假设内容	相关性分析	多元回归分析	中介效应分析	稳健性检验	异质性检验	假设验证结果
H1	OF 对 AQ 具有显著影响	成立	成立	成立	成立	成立	成立
H2	AR 对 AQ 具有显著影响	成立	成立	成立	成立	成立	成立
H3	OF 对 AR 具有显著影响	成立	成立	不适用	成立	成立	成立
H4	AR 在 OF 与 AQ 之间起中介作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部分中介	成立	成立	成立

注：OF 代表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AQ 代表审计质量；AR 代表审计师声誉

一是，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OF）对审计质量（AQ）具有显著影响（H1成立），合伙制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更高，审计效率更高，审计收费更高，该影响在不同企业类型间有所差异。

二是，审计师声誉（AR）对审计质量（AQ）具有显著影响（H2成立），高

声誉审计师能够有效提升审计质量，其作用强度依赖于被审计客户信息透明度及企业治理质量。

三是，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OF）对审计师声誉（AR）具有显著影响（H3成立），合伙制事务所在规模和专业度方面具有优势，但较难吸引国际四大审计师资源，该影响在不同企业类型间表现一致。

四是，审计师声誉在产权组织形式与审计质量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H4成立），但主要影响路径仍为直接效应，其中事务所规模是最重要的中介变量。



第 5 章

研究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

本文以2007 - 2023会计年度的沪深主板上市公司年报相关数据为样本，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声誉理论、深口袋理论、供需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在现有学者研究基础上，提出本文核心假设；并使用软件工具Stata 18.0进行相关性分析、多元回归分析、中介效应分析、稳健性检验及异质性分析，系统探讨“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审计师声誉——审计质量”的影响机制，进而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5.1.1 产权组织形式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相关性分析及多元回归分析显示，经合伙制事务所审计的企业财务重述概率更低，审计延迟更低、审计收费更高，表明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审计质量更高；稳健性检验表明，在审计质量替换衡量指标后，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仍然显著，证明本文假设H1结论的可靠性；异质性分析表示，合伙制事务所对国有企业、分析师追踪数量低的企业及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企业的审计质量提升作用更显著，说明被审计单位不同的企业特征会影响事务所组织形式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力度。

5.1.2 审计师声誉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相关性分析及多元回归分析显示，审计师声誉的三大衡量变量“国际BIG 4（ROH）、事务所规模（INC）和事务所专业度（CPA）”与审计质量均显著正相关，表明高声誉审计师声誉能提高审计质量、缩短审计延迟并提高审计收费水平；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审计师声誉在产权组中形式与审计质量的影响机制中呈

现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审计师声誉的中介效应依赖审计市场信息透明度和企业内部控制质量，高审计师声誉对分析师追踪数量多及内部控制质量好的企业中对审计质量的正向影响作用越大。

5.1.3 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对审计师声誉的影响

产权组织形式对事务所规模（INC）和事务所专业度（CPA）呈正显著相关，对国际BIG 4（ROH）呈负显著相关，表明中国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在规模和专业能力方面具有竞争力，但较难吸收引进国际四大资源；稳健性检验表明，在审计质量替换衡量指标后，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对审计师声誉的影响仍然显著，增强本文研究结论的可信性；异质性分析表明，合伙制的会计师事务所在国有企业中对审计师声誉的影响更胜于国际BIG 4；而事务所规模和专业度在不同企业类型间对审计质量的影响表现一致，表明事务所治理模式对审计师声誉影响的稳定性存在扰动。

5.1.4 审计师声誉的中介效应

中介效应分析表明，产权组织形式（OF）不仅通过审计师声誉（AR）影响审计质量（AQ），还会直接影响审计质量；但间接效应占总效应比重较低，表明产权组织形式对审计质量的作用主要通过直接路径实现，而非完全依赖审计师声誉的中介作用；其中事务所规模（INC）的中介效应最强（占比19.8%），其次是事务所专业程度（CPA，占比11.0%），国际BIG 4的中介效应较弱（占比2.6%）；异质性分析表明，该中介效应在不同类型的被审计客户中存在差异，在高内部控制质量和信息透明度高的企业中，中介效应更显著。

综上，本文研究结论验证了“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审计师声誉——审计质量”的影响机制；揭示了审计师声誉在机制中的中介作用。

5.2 研究启示

根据本文研究结论及有关变量的基础上，针对会计师事务所品牌打造和声誉

培养、企业审计机构选择及治理监管政策制定，提出以下策略建议：

5.2.1 会计师事务所优化策略

一是，中国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应进一步优化人才管理策略，进一步提升事务所审计师声誉。研究表明，合伙制的事务所在审计质量、效率和专业度方面均优于有限责任制的事务所，但在吸收国际审计师资源方面存在劣势；这或与合伙制事务所倾向于培养中国本土化审计师及内部团队培养有关。但随着中国进出口贸易的蓬勃发展，势必会吸引大批外资企业入驻中国，这将会对国际化审计服务及审计师产生需求缺口，进而对事务所的市场竞争力产生影响。为此，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应吸收国际优秀审计师人才、拓展国际合作、加强品牌建设等方式，进而提高市场认可度，以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优势。

二是，事务所应提升事务所规模和专业能力以提升审计质量。研究表明，事务所规模（INC）和专业度（CPA）在提升审计质量方面起到关键作用。因此，事务所可通过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增设成员所、经营范围多样化等方式提升事务所规模；此外，可通过吸收CPA和ACCA人才、提供奖金绩效制度鼓励内部员工学习考取资格证书、优化内部事务所专业职级结构、提升所内注册会计师占比以及积极参加中国百强事务所评比等方式提升事务所规模和专业能力，以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审计质量。

5.2.2 企业审计机构选择

一是，国有企业应优先选择合伙制事务所以提高财务质量和透明度，保障利益相关者的知情权。研究发现，合伙制事务所对国有企业的审计质量提升作用更强，说明合伙制事务所更高满足高监管环境下的审计需求。由于国有企业的政策监管环境较为复杂，利益相关者覆盖较广，故为保障审计报告的有效性和财务数据的真实性和及时性，国有企业在选择审计机构时应优先考虑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

二是，企业应该应加强内部治理，提高审计质量有效性。研究表明，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企业能够更有效吸收和利用高质量审计服务，进而提高财务透明度。因此，企业应该通过建立健全内部质量控制体系、加强中高级管理人员的风控意识、优化财务治理体系、打造财务共享中心，以提高审计质量的延展效用。

5.2.3 审计监管机构治理启示

一是，证监会、中注协等监管机构应优化会计师事务所市场竞争机制。研究发现，事务所的治理模式影响其市场竞争力及吸引高声誉审计师的能力。因此，为早日实现“做大做强、做精做专、国际接轨”的目标，证监会和中注协等审计监管机构应完善审计市场竞争机制、鼓励中国本土事务所国际化转型、引导中国本土合伙制事务所提升自身品牌价值及加强人才管理、增强审计市场整体审计质量，进而缩小与国际BIG 4的差异，避免国际BIG 4在市场竞争中的垄断地位。

二是，监管机构应加强对非国有企业的审计监管。研究表明，合伙制事务所对信息透明度高的企业审计质量提升作用更强，说明高质量审计在信息环境交叉的企业中更具价值；而非国有企业受中国特有资本市场的影响，政策监管覆盖较窄，相应信息透明度较低，相应财务信息的真实性较低。因此，证监会、中注协、银保监会等监管机构应通过审计巡检、质量评比、体系建设等方式强化对非国有企业的监督机制，提高其财务信息披露的透明度，进而保证相关者利益。

5.3 不足与展望

本文围绕“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审计师声誉——审计质量”为主要研究框架实证检验了产权组织形式、审计师声誉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尽管本文在揭示具体影响机制、增强理论解释力并于启示建议等方面取得一定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不足之处，亦为进一步研究提供方向。

5.3.1 研究局限性

本文在样本收集、变量衡量、动态影响三方面存在局限，具体表现为：

1) 样本局限性：本文样本数据仅包含沪深主板数据，未能覆盖所有板块资本数据。因此，本文研究结论的外部适用性仍需进一步检验，未来可扩展至不同板块进行比较研究。

2) 变量衡量局限性：本文采用财务重述（RESTATE）、审计延迟（AD）和审计收费（COST）作为审计质量的衡量指标，故本文结论对其他衡量指标的适用性存疑。

3) 动态影响：本文采用时点数据，即横截面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未能全面反映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变更对审计质量的长期动态影响，后续或可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或事件研究法进一步分析长期效应。

5.3.2 未来研究方向

面对中国及国际审计市场变革的不断深入和多样变化，企业、会计师事务所与监管机构之间的关系及影响机制会不断发生改变。因此，未来研究或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化：

1) 考虑样本的动态影响，进一步深入探讨会计师事务所治理结构与审计市场竞争的长期演变关系，分析事务所并购、审计市场集中度、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2) 结合ESG理念和大数据技术，研究AI在审计质量提升中的作用，探讨智能化审计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的影响。

3) 拓展跨国比较研究，探讨在不同法律体系、资本环境及会计准则下，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与审计质量的影响关系，以增加研究结论的普适性。

综上，本文为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审计师声誉与审计质量的影响机制提供了新的实证支持，同时为未来研究与实践提供了有价值的拓展方向，以期对中国审计行业的“做大做强、做精做专”贡献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 Al-Olimat, N. H., & Al Shbail, M. O. (2020).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external audit qualit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creative account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 12(1), 149–160. <https://doi.org/10.5430/ijfr.v12n1p149>
- Baron, R. M., & Kenny, D. A. (1986).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1(6), 1173–1182.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51.6.1173>
- Basioudis, I. G., & Francis, J. R. (2007). Big 4 audit fee premiums for national and office-level industry leadership in the United Kingdom.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26(2), 143–166. <https://doi.org/10.2308/aud.2007.26.2.143>
- Beatty, R. P. (1989). Auditor reputation and the pricing of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The Accounting Review*, 64(4), 693–709.
- Carter, G. B. (2007). The next generation: The revised uniform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act. *The Business Lawyer*, 62(2), 515–540.
- Clark, H., & William. (2000). Choosing the right form for your practice. *Pennsylvania CPA Journal*, 71(2), 28–30.
- Craswell, A. T., Francis, J. R., & Taylor, S. L. (1995). Auditor brand name reputations and industry specialization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3), 297–322.
- DeAngelo, L. E. (1981). Auditor size and audit quality.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 3(3), 183–199. [https://doi.org/10.1016/0165-4101\(81\)90002-1](https://doi.org/10.1016/0165-4101(81)90002-1)
- DeFond, M. L. (1992).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hanges in client firm agency costs and auditor switching.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11(1), 16–31.
- DeFond, M., & Zhang, J. (2014). A review of archival auditing research.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 58(2–3), 275–326.
- Donelson, D. C., Ege, M., Imdieke, A. J., & Maksymov, E. (2020). The revival of large consulting practices at the Big 4 and audit quality.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87, 101–157. <https://doi.org/10.1016/j.aos.2020.101157>

参考文献（续）

- Dopuch, N., King, R. R., & Schwartz, R. (2001).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retention and rotation requirements.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39(1), 93–117.
- Dye, R. A. (1993). Auditing standards, legal liability, and auditor weal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1(5), 887–914.
- Firth, M., Mo, P. L. L., & Wong, R. M. K. (2012). Auditors' organizational form, legal liability, and reporting conservatism: *Evidence from China*.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9(1), 57–93. <https://doi.org/10.1111/j.1911-3846.2011.01075.x>
- Gilling, D. M. (1977). Timeliness in corporate reporting: Some further comment. *Accounting and Business Research*, 8(29), 34–36.
- Jensen, M. C., & Meckling, W. H. (1976).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 305–360. [https://doi.org/10.1016/0304-405X\(76\)90026-X](https://doi.org/10.1016/0304-405X(76)90026-X)
- Krishnan, J., Krishnan, J., & Song, H. (2017). PCAOB international inspections and audit quality. *The Accounting Review*, 92(5), 143–166. doi:10.2308/accr-51642.
- La Porta, R., Lopez-de-Silanes, F., Shleifer, A., & Vishny, R. (2000). Investor protection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58(1–2), 3–27. [https://doi.org/10.1016/S0304-405X\(00\)00065-9](https://doi.org/10.1016/S0304-405X(00)00065-9)
- Lamoreaux, P. T. (2016). Does PCAOB inspection access improve audit quality? An examination of foreign firms lis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 61(2–3), 313–337. <https://doi.org/10.1016/j.jacceco.2015.11.002>
- Leventis, S., Weetman, P., & Caramanis, C. (2005). Determinants of Audit Report Lag: Some Evidence from the Athens Stock Exchan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uditing*, 9(1), 45–58. <https://doi.org/10.1111/j.1099-1123.2005.00101.x>
- Li, M., Yang, X., & Zhai, K. (2024). Signing auditors' experience gap and audit qualit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95, 103484. <https://doi.org/10.1016/j.iref.2024.103484>
- Moizer, P. (1997). Auditor reputation: The international empirical evid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uditing*, 1(1), 61–74.

参考文献（续）

- Palepu, H. K. G. (2001). Information asymmetry, corporate disclosure, and the capital markets: 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disclosure literature.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 31(1-3), 405-440.
- Palmrose, Z. V. (1988). An analysis of auditor litigation and audit service quality. *The Accounting Review*, 63(1), 55-73.
- Robertson, J. C., & Houston, R. W. (2010). Investors' expectations of the improvement in the credibility of audit opinions following PCAOB inspection reports with identified deficiencies. *Accounting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10(1), 36-56.
doi:10.2308/api.2010.10.1.36
- Wang, C., & Dou, H. (2015). Do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accounting firms' organizational form improve audit quality? Evidence from China. *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8(4), 279-293. <https://doi.org/10.1016/j.cjar.2015.09.001>
- Weber, J., Willenborg, M., & Zhang, J. (2008). Does auditor reputation matter? The case of KPMG Germany and ComROAD AG.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46(4), 941-972. doi.org/10.1111/j.1475-679X.2008.00298.x
- Willenborg, M. (1999).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economic demand for auditing in the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market.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37(1), 225-238.
- Watts, R. L. , & Zimmerman, J. L. . (1986). A Positive Accounting Theory. *Accounting Review*, 65.doi:10.1016/0361-3682(89)90011-1.
- 曹文沛, 夏康健, & 连慧颖. (2015). 控制权转让交易中的审计师声誉选择——来自中国主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6), 50-64.
- 曹越, 孙丽, 郭天泉 & 蒋华玲. (2020). “国企混改”与内部控制质量:来自上市国企的经验证据. *会计研究*, (08), 144-158.
- 曾亚敏, & 张俊生. (2010). 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审计研究*, 5, 53-60.
- 曾颖, & 叶康涛. (2005). 股权结构、代理成本与外部审计需求. *会计研究*, (10), 34-38.
- 查道林, & 费娟英. (2004). 独立审计声誉机制研究. *审计研究*, (5), 68-72.

参考文献 (续)

- 董南雁, & 张俊瑞. (2009). 公司治理强度、审计力度与审计质量. *南开管理评论*, 12(02), 81-89.
- 董天一, 王玉涛, & 孙才惠. (2022). 社交媒体关注与审计质量——基于舆论压力视角的检验. *审计研究*, (02), 71-80.
- 傅超, 王文姣, & 何娜. (2020). 客户与审计师匹配关系、监督治理与股价崩盘风险. *管理科学*, 33(4), 15.
- 高凤莲, 董必荣, 王杰, & 凌华. (2020). 独立董事背景特征与审计质量的实证研究. *审计与经济研究*, 35(2), 13. doi:10.3969/j.issn.1004-4833.2020.02.003
- 高玲, & 王小沐. (2016). 会计师事务所转制影响审计质量吗?——基于"特殊普通合伙制"转制前后的对比. *财会通讯: 下(1)*, 5.
- 高瑜彬, 毛聚, & 毛新述. (2021). 中央企业董事会试点与上市公司审计质量. *审计研究*, (4): 88-97.
- 郭鹏飞, 杨朝军, & 孙培源. (2004). 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行业间差异实证研究.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4(5), 9-14, 83.
- 郭延亮. (2019). 分析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规模与审计质量. *财会学习*, (11), 2.
- 韩洪灵, & 陈汉文. (2008). 公司治理机制与高质量外部审计需求——来自中国审计市场的经验证据. *财贸经济*, (01), 61-66.
- 韩梅芳, 高成龙, 雷敏, & 赵娜. (2024).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与企业财务重述行为研究. *会计之友*, (22), 130-138.
- 韩庭硕, 李卓璟, & 韩博烨. (2023). 异常审计收费、法治环境水平与审计质量. *时代金融*, (10), 68-69, 74.
- 韩维芳. (2016).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转制的影响研究——合伙人层面的分析. *审计研究*, (2), 90-97.
- 郝莉莉. (2016). 盈余管理方式与审计师风险感知研究. *财经理论与实践*, (4), 71-77.

参考文献（续）

- 胡继荣, & 詹群. (2010). 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与审计质量的关联性研究. *福州大学学报*, (4), 5-11.
- 蒋珩, & 蒋尧明. (2013).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制的缺陷及完善建议. *会计之友*, (12), 99-102.
- 蒋尧明, & 李奉林. (2015). 审计报告真实性认定——基于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的分析. *学术论坛*, (9), 39-42.
- 李常青, & 林文荣. (2004). 会计师事务所声誉与 IPO 折价关系的实证研究. *厦门大学学报*, (5), 60-70.
- 李敏鑫, & 朱朝晖. (2022). 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与 CEO 社会关系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 *会计研究*, (08), 161-176.
- 李青原, & 赵艳秉. (2014). 企业财务重述后审计意见购买的实证研究. *审计研究*, (5), 68-75.
- 李晓慧, 曹强, & 孙龙渊. (2016). 审计声誉毁损与客户组合变动——基于 1999-2014 年证监会行政处罚的经验证据. *会计研究*, 4, 85-91+96.
- 林毅夫, & 李志赞. (2004). 政策性负担、道德风险与预算软约束. *经济研究*, 2, 17-27.
- 林永坚, & 王志强. (2013). 国际“四大”的审计质量更高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财经研究*, (6), 73-83.
- 蔺素芳. (2020). 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规模与审计质量. *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 (10), 150-152.
- 刘丰香, 霍德鑫, & 袁建华. (2024). 内部控制、审计质量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科技和产业*, (17), 75-83.
- 刘启亮, 郭俊秀, & 汤雨颜. (2015). 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法律责任与审计质量——基于签字审计师个体层面的研究. *会计研究*, (4), 86-94.
- 刘启亮, & 陈汉文. (2012). 特殊普通合伙制、政府控制与审计师选择. *财会通讯*, (8), 27-32.

参考文献（续）

- 刘新琳, & 谈礼彦. (2012). 审计延迟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财会通讯*, (12), 40-42.
- 刘艳霞, 祁怀锦, & 魏禹嘉. (2020). 管理者自信会影响审计质量吗?——兼论融资融券制度的公司外部治理效应.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05), 42-52.
- 刘秭妤. (2021). 媒体关注、事务所声誉与审计质量. *财会学习*, (36), 3.
- 逯颖. (2008). 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审计与经济研究*, 23(6), 47-50.
- 罗进辉, 李雪, & 林芷如. (2016). 审计师——客户公司的地理邻近性与会计稳健性. *管理科学*, (6), 145-160.
- 齐鲁光 & 韩传模. (2016). 客户产权差异、审计收费和审计质量关系研究——基于风险导向审计理论. *审计研究*, (2), 8.
- 秦荣生. (2010). 对我国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若干问题的思考. *当代财经*, (12), 114-119.
- 邱冬阳, 彭欢, & 姚雅. (2013). 会计师事务所声誉与 IPO 抑价——基于中小板市场的实证研究.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8), 36-43.
- 阙祥才. (2016). 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历史演变. *求索*, 4, 71-76.
- 冉明东, 喻丽端, & 王佳媛. (2023). 证监会全面检查会计师事务所能提高审计质量吗? ——基于“双随机、一公开”的准自然实验. *审计研究*, (06), 35-47.
- 孙方社. (2016). 事务所组织形式转变对 CPA 审计质量的影响实证分析. *中国注册会计师*, (1), 5.
- 孙永军, & 辛彩云. (2023). 分析师关注、信息透明度与审计质量. *会计之友*, (16), 134-140.
- 谭美村, & 李明辉. (2016). 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与上市公司过度投资. *中国经济问题*, (1), 82-95.
- 王帆, & 张龙平. (2012). 审计师声誉研究:述评与展望. *会计研究*, (11), 74-78.
- 王帆. (2012). 审计师声誉机制:概念、特征及作用机理. *财务与金融*, (005), 90-95.

参考文献 (续)

- 王立彦, & 伍利娜. (2003). 公司年报披露预约日变更及披露后更改行为——基于2002年中国上市公司年度报告的分析. *经济科学*, (6), 102-112.
- 王艳艳, & 廖义刚. (2009). 所有权安排、利益输送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由大所向小所变更的经验证据. *审计研究*, (1), 43-49.
- 王艳艳, 陈汉文, & 于李胜. (2006). 代理冲突与高质量审计需求——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经济科学*, (2), 34-37.
- 王勇. (2014). 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对审计质量影响探析. *财政监督*(34), 3.
- 魏志华, & 王毅辉. (2007). 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财务重述研究综述. *外国经济与管理*, 29(11), 32-37.
- 吴昊旻, 吴春贤, & 杨兴全. (2015). 惩戒风险、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来自中国审计市场的经验证据. *审计研究*, (01), 77-85.
- 吴克平, & 黎来芳. (2016). 审计师声誉影响股价崩盘风险吗——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9), 101-113.
- 吴联生, & 顾智勇. (2002). 审计质量与注册会计师责任. *中国注册会计师*, (5), 22-25.
- 吴伟荣, & 李晶晶. (2018). 政府监管、注册会计师任期管理与审计质量研究. *管理评论*, 30(01), 166-176.
- 伍利娜, 郑晓博, & 岳衡. (2010). 审计赔偿责任与投资者利益保护——审计保险假说在新兴资本市场上的检验. *管理世界*, (3), 12.
- 武恒光. (2015). 法律环境、法律责任与审计师独立性——来自中国会计师事务所转制的证据. *财经论丛*, 31(2), 67-75.
- 谢德仁, & 陈运森. (2009). 金融生态环境、产权性质与负债的治理效应. *经济研究*, 5, 118-129.
- 许钊, & 张立民. (2016). 审计师声誉作用机制研究——从审计需求的视角出发.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5(2), 9.

参考文献（续）

- 闫华红, 王亚茹, & 高洁. (2021). 分析师关注、产权性质与审计质量. *会计之友* (12), 11-19.
- 杨华. (2014). 审计师声誉、违规行为与投资者评价. *经济问题*, (9), 99-103.
- 杨俊峰, 张丽英, 宋茹, & 王静. (2015). 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与审计质量关系的文献综述. *经济与管理*, 29(6), 4.
- 杨雪, & 张俊民. (2016). 会计师事务所产权组织形式、审计师声誉和审计定价. *财经问题研究*, (5), 83-88.
- 易玄. (2011). 审计声誉机制的作用机理、失效与治理. *山东社会科学*, (10), 104-106.
- 尹衡. (2007). 会计师事务所声誉形成机制有效性检验——来自“科龙—德勤事件”的案例. *财会通讯*, (3), 36-39.
- 原红旗, & 李海建. (2003). 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规模与审计质量. *审计研究*, (1), 32-37.
- 余冬根, & 张嘉兴. (2017). 审计师声誉影响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和融资能力吗?——基于2010-2014年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中国经济问题*, (1), 111-120.
- 张嘉兴, 余冬根, & 刘艳春. (2016). 公司声誉、审计师声誉与权益资本成本——基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财经理论与实践*, (2), 74-79.
- 张健, & 魏春燕. (2016). 法律风险、执业经验与审计质量. *审计研究*, (1), 85-93.
- 张静. (2016). 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变更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5), 59-65.
- 张连起. (2011). 特殊普通合伙转制的实践与体会. *中国注册会计师*, (4), 27-31.
- 张然, 陈思, & 汪剑锋. (2014). PCAOB 审计检查、审计师声誉与中概股危机. *会计研究*, (2), 71-95.
- 张荣静. (2016). 异常审计费用\会计师事务所声誉与审计质量. *财会通讯: 下*, (3), 6-7.
- 张雪华, & 陈小林. (2015). 特殊普通合伙制、客户潜在诉讼风险与盈余管理. *当代财经*, (7), 108-117.

参考文献（续）

- 章卫东, 杨青莹, & 王超. (2015). 非公允关联交易、审计师声誉与会计信息透明——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江西社会科学*, (2), 203-210.
- 郑登津, & 武健. (2021). 会计信息质量检查与审计质量. *审计研究*, (1), 71-82.
- 周泽将, & 汪帅. (2019). 董事会权威性、内部控制和审计质量——新时代背景下国有企业的经验证据. *审计研究*, (05), 95-102.



个人简历

姓 名	母丽君
出生日期	1999 年 02 月 15 日
出 生 地	四川广元
教育背景	本科：宁夏理工学院
	专业：审计学，2020 学年
	硕士：泰国兰实大学
联系地址	专业：工商管理，2024 学年
	中国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市能源局
联系邮箱	lijun.l.mu@outlook.com

